

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眾不知事
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臣以出處自有本來後世
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今密禮已死無子獨有女
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
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寔害國體伏望特降睿旨
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
傳信不勝幸甚從之王明清揮塵後錄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
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御劄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
心大搖怨讎載路乙亥秦詢知御劄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
子自陳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
下台州從伋取索得之按謝克家建炎四年秋自禮部尚書除參
知政事紹興元年春以資政殿學士奉祀明年春秦檜免相克家
無緣草制詞蓋秦密禮無子而女歸謝伋之子故御札在謝氏耳

檜此奏在二十三年癸酉今云乙亥亦悞兼疏中具言其初乞罷
時上眷甚厚而呂頤浩輩留身旋請御筆亦無陛下尚未深知臣
之說蓋明清間之不癸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劉頌
審因筆之於書耳

特貸命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仍籍沿家財左朝議大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郴州居住折彥質特降一官領嘗知郴州忠訓即孟
導為永興縣尉鞠劫盜妄通土豪承節即蕭汝霖領以為信遣導
率射士焚其居而捕之斬汝霖彥質坐與汝霖交通請佃舊縣基
為居第並為本州通判案發法寺鞠寔故有是命於是領之子將
任即絃亦追毀所授文書送惠州導除名送韶州並編管兵官武
節即辛堅之從義郎李世顯皆除名編管湖南本州通判
姓名當考 戊申
將作監主簿孫壽祖面對論湖廣夔峽多殺人而祭鬼近又寔行

於他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殺人而祭菴井者望飭監
司州縣嚴行禁止犯者卿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其害之憂
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擅
利妨農其害甚大隊伍既衆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
填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於
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
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從之 辛亥敷文閣待制林义引
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癸丑大理寺主簿吳伸面對乞諸縣鎮
寨土兵不得假借及私役差出以妨教閱從之 是月少保昭化

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夫薨于婺州贈太傅
官給葬事 八月戊午朔侍御史魏師遜言近歲州縣小官既滿

而監司郡守不與批書多致狼狽若謂催科未足獄案未具合前

期督察望勅監司郡既滿即與批書如更換私意令御史臺按劾

從之 熊克小應作侍御史鄭仲熊言按仲熊此時纔為國子監主簿克蓋誤也 癸亥

大理正石邦哲面對論監司郡守車服踰侈乞禁戢詔在內委御

史臺彈奏在外令監司舉劾仍互察 右武郎潘克夫添差兩浙

東路兵馬鈐轄婺州駐劄直祕閣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移婺州並

轉一官幹故贈太傅潘正夫葬事用吳國長公請也 主 乙丑岳陽

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

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燦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賊者九人後謚恭靖 丙寅草料場言行在歲用馬草乞下兩浙漕司收買以經總制錢償其直從之 詔祕閣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堪今任已滿令按續理任從其請也 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蔡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 所為不法左朝奉大夫吏聿時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寧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即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集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

學宿齋孝忠與其徒謀夜襲府學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伺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僧僧率官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走僧趨府治筠卧閣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為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轉運副使直徽猷閣吳哀取孝忠文書具言于朝詔劾孝忠反狀餘皆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為錢萬七千餘緡聿丹友人行成已見紹興九年五月 於是珣已移知荆南府筠移知宣州然皆未受命也日曆紹興二十

年七月辛亥左朝奉大夫史聿改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八月辛未
左朝請大夫知合州王翰守本官致仕成都記吳垌八月十五日
改知荆南府曹筠係十
二月二十四日移知宣州 丁卯保義郎閣門祗候劉懃特添差臨

安府兵馬鈐轄仍釐務請給人從等並依正官例懃懃弟也 戊

辰籍田令楊傑直祕閣主管佑神觀免奉朝請 辛未御史臺主

簿胡襄守監察御史 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陳

腆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腆內侍也先是有徐思忠

者以事繫大理獄上諭秦檜曰聞思忠事連及腆如見贓證可與

盡理行遣凡數月乃有是命以上語在六月己未徐思忠本未不見

受當 壬申上謂大臣曰頃令諸路帥臣招軍至今多月尚未有

到者可令樞密院舉催 丙子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言州縣獄

官不得其人一切付之胥吏輕重高下悉出其手望下有司參詳

將罪人初入門情犯先令知通令佐親視供責文狀入案然後付

獄推鞠修立法行下庶幾罪人情偽易察使猾吏無以措手詔

刑部看詳申省 己卯詔以建康府永豐圩賜秦檜仍令江東漕

司同本府葺治限十二月末湏管了畢 待衛親軍步軍副都指

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克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壬午

保義郎閣門祗候候成彥忠為閣門宣贊舍人彥忠閔之子也 甲

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禕移江

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乙酉左朝奉郎鄭康佐知惠州代

還言陛下臨御以來詔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

民懷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不周
通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有不謹者望申飭使
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歛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
賜守令仍監司歲內分巡所部要務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
官吏之勤惰庶幾咸思報舉庶職惠養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
詔令敕令所編類二十五年成書 丙戌右宣教郎薛仲邕為大理司直
仲邕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 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
撰秦墳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謂平江府觀察推官蕭
燧曰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屬君燧
謝曰燧初仕敢欺心耶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則溢員就院易一張

教授者去墳果前列燧青江人進士甲科既為檜所怒自是浮沉

州縣者十年此以謝諤所作燧行狀修入但行狀稱丞相有子又

年登科蓋在其後今年就舉者乃墳耳日曆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辛丑湯鵬舉論陳之茂為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墳子高等不

知之茂此時 九月丁亥朔左承議郎王之望提舉荆湖南路常平

為何官當考 茶盞公事之望自荆門代歸獻啓于太師秦檜歷叙勞績每句疏

解其下凡數千言又上少保秦燬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燬喜

遂有是命 戊子詔自今行在官司斷配罪人應隸本州本城者

並配近行在州其已配隸者今所屬配出門以大理少卿張柄援

在京舊制有請也 壬辰秘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周麟之罷

以右諫議大夫史才論麟之意在即真常懷不滿乃與在外較傳

矢志不得逞者陰相交結專為是非誑惑群聽故也 癸巳熙州

觀察使都總領河南蕃兵將隴右郡王趙懷恩為鼎州觀察使充

成都府兵馬鈐轄 甲午上謂大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

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丁酉右從政即監行在太平惠

民北局林一鳴為敕令所刪定官一鳴一飛第也 己亥右諫議

大夫史才言臨安府府學教授楊良輔素無術業頃充平江府考

試官陞黜失當不平之恨聞於鄰境詔罷之 平江府秋試黜不知鄰境何以聞不當者

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魯面對乞禁採捕鹿胎為飾因舉真宗

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為自澶淵講好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

下富庶者其源蓋出于此望詔有司告誡士庶之家並不得戴鹿

胎冠子及所產之地不得採捕庶幾上副陛下好生之本意詔刑

部申嚴施行 辛丑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州縣推勘罪人於

他處追取會問往往回報稽留致淹刑禁乞申嚴令甲程限施行

從之 乙巳左中大夫吳棗行監察御史棗自楚州召還入對論

兩淮定稅之初乞委監司守臣督責諸邑縣令務要均平庶幾民

被寔惠既對遂有是命 丁未右文殿修撰新知廬州曾慥乞與

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同議營田上曰當令熟議其可否如與之中

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乃可行也 己酉直祕閣知臨安府趙

士彞與直徽猷閣知紹興府曹泳兩易仍各進職一等 辛亥宰

執進呈左朝奉大夫知靜康府陳琦奏廣西邊面闊遠兵額頗多

稅米所入不足贍給祖宗以來隨苗和糴每石價錢四百或五百
文足而漕司從來以苗米支移所納價錢每石却至三貫文足比
之所支和糴本錢多至數倍望委本路帥臣與轉運司官公共相
度少增和糴之直略鑄折米之價務令適中俾民力稍紓漕計不
乏寔公私經久之利詔戶部取索措置申省上又曰瑋善治邦與
除直祕閣知潭州其他有昏耄不任事之人令自陳宮觀時秦檜
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
伺中傷以為奇貨瑋頗能調護遷客左朝奉郎通判靜江府汪應
辰檜之所不樂者瑋獨與之相善至是檜薦瑋有材召赴行在至
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

日歷二十六年七月戊申載上語云陳瑋本秦檜所薦謂

其才可作帥召來不旬日復遣去莫曉其意乃與日歷所載陳瑋善治郡聖語全不同疑宋樸所修時政記有遷就也冬

十月丙辰朔皇姪瓊州觀察使居廣遷常德軍承宣使親賢宅宗
子六子並進一官以居廣等自陳祖父各任節度使並於靖康年
中扈從二聖過軍前其後該遇大禮并聖節合得恩澤共一百二
十餘次乞比附收使故有是命 祕書省著作佐郎丁晏明面對
言州郡稅額自祖宗以來取之有制而吏弗遵守乃於額外誅求
以助公帑望詔有司凡諸州於額外收稅及增置專欄非理搜檢
者長吏而下悉置典憲仍委監司按劾翌日進呈上可其奏因諭
曰晏明所論多是專欄等作過其間監官或通知利不盡歸公家
而害及百姓如臨安尤甚可令曹泳與漕司多方約束 丁巳侍

御史魏師遜言郡守年及七十欲令許其自陳宮觀庶幾公私兩得其便若猶有志在忝竊不自退省者仍望朝廷取索職位姓名與理作自陳宮觀從之 戊午監察御史施鉅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監察御史吳棗行尚書左司郎中後五日以鉅為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冀彥明副之稟為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彥明開封人也彥攸 己未責授朝奉郎少府少監全州安置劉岑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建昌軍居住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王縉致仕從所請也 庚申大府寺丞兼權刑部員外郎史祺孫令吏部差監臨江軍新塗縣酒稅時武臣孫士道者習幻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游祺孫至執弟子禮大理正石邦哲

謝邦彥皆從之待御史魏師遜奏祺孫敗俗傷教上曰士大夫學

先王之道乃從妄人習妖怪之術以欺愚惑衆若不罷斥無以戒

後人乃有是命時士道已繫獄於是邦哲邦彥皆坐免官謝邦彥

罷大理正在是月丁丑去此凡十八日未知與宋樸有無相關當考 壬戌右朝請大夫邢總持降

一官以前知道州失覺察諸縣催理積欠二稅會赦乃有是命

丙寅國子監主簿鄭仲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並守監察御

史 大理寺丞環周面對乞今後諸州有結解公事不得退回下

縣如情節不圓令官長審寔推鞠依限結斷庶無干証騷擾之弊

詔刑部看詳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宋樸罷右諫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

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從道固俗
與丐者為伍其欺誕固俗罪不在少正卯之下望重行竄遂詔樸
落職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監司郡守間有喜怒自私僚屬
少拂其意既無顯過可加則必倚閣請俸至有經年無祿一自養
欲望嚴行戒飭如州縣官寔有罪戾並依法按治不許倚閣請俸
從之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克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
院事 皇叔安遠軍承宣使同知太宗正事士街權主奉濮安懿
王祠事 丁丑戶部侍郎徐宗說言宣州太平州圩田為水所壞乞
委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鐘世明前去措置從之其後世明言
宣州化成惠民二圩蕪湖縣萬春陶新政和猶山永興保成咸寶
保勝保豐行惠十圩當塗縣廣濟一圩每圩長者數十里用工數
百萬計乞以常平錢米貸民修築亦從之先是宣州大水其流泛
溢至太平州凡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為衝決會溧陽縣丞龔蓋
以修圩之策獻於秦檜檜乃以幹辦府丁禔為江東副總管徃集
其事至是繼命世明又以蓋為本路提舉司屬官俾視其工役既
而知當塗縣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自修力不能辦遂
用其說共興長埂周迴百八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蓋所役夫
萬計人之死者甚眾先是臨安府守臣曹泳薦監激酒庫龔蓋于
檜使掌平江府秀州莊產蓋既改秩即令權監六部門又創立點
檢人使程頓為名出使二郡蓋因偏詣田所相視有瘠薄者即追

售田之人勒償元直民甚苦之蓋釜皆鑿弟津宜春人也此所以日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丙辰周方崇論龔釜三月癸亥湯鵬舉論鐘
世明二十八年二月甲辰葉義問論龔釜龔釜三章恭考修入他
書蓋未見也或講臺官所言多得之風聞未必盡寔臣恭考之以事
而無疑考之以時而可據則臺官所言乃天下公論何不定之有
按日歷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邇有旨永豐圩已賜秦檜可令江
東轉運司並建康府修整損壞去處二十七甲申有旨新江西
副總管丁禔改差江東副總管建府駐劄替張保過滿闕十月二
十二日丁禔戶部狀勘會宣州太平州所管官私圩田內有被水
衝破圩去處乞委鍾世明前去措置有旨依故鵬舉劾謂世明
見丁禔往太平州修圩遂交結了禔周往即指此也戶部指名乞
差即官往外州幹事前亦未嘗營田是時戶部無尚書而侍郎乃徐
宗說獨真蓋宗說專為秦檜營田產故有此請也臣謹按檜擅政
之日凡涉私事者於時政記及日歷中一切削去而檜又嚴禁私
史故其勞民為已如此等事後人皆不得而知今當因事書之以
見其
定 ○大理寺主簿吳仲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戊寅宰執進呈養濟事上曰外路恐奉行滅裂須令寔給錢米以

施寔惠乃詔戶部申嚴行下日歷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樞

如法賑給養濟有旨令戶部申嚴行下不知即此 ○侍御史兼崇
事否或日歷誤繫于彼也戊寅乃十月二十三日

政殿說書魏師遜試御史中丞 壬午監察御史鄭仲熊守右

正言前四日仲熊與監察御史王綸俱被引對而仲熊有是

命時秦檜秉政久而張俊楊存中為檜所厚於是仲熊首論定國

是久任用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其言率多附阿時論鄙之

癸未御史中丞魏師遜權侍講 是月金主亮裕亨太廟前一夕

宿齋正殿祭之日亮被袞執圭秉玉輅備仗衛出通天門詣太廟

行禮禮畢易遠遊冠絳紗袍乘金輅奏樂還官其後禘祭亦如之

裕以三年禘以五年用禮官議也 二十三年十有一月丁

亥按是月兩戌朔慶遠軍節使知福州張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

疾自請也澄未聞命而卒贈檢校少保後謚僖敏 戊子右正言

鄭仲熊兼崇政殿說書 庚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張綱引年告老詔進一官致仕 辛卯右朝散大夫知台州張

昌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引年有請也自是守臣相繼有請皆從之

昌時年八十九矣王明清稱秦檜于官簿中為昌減去十歲已見紹興十二年五月戊申昌差知真州注

壬辰經筵講尚書徽章賜秦檜玉帶名馬 癸巳宰執進呈

上顧謂檜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觀焞進講皆其師

程頤之說餘無可取檜曰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

師之名甚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

嚴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

肉曾不知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

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檜及之然程頤元祐中寔未

嘗言祿檜蓋誤也 甲午右正言鄭仲熊言工部負外郎楊迥監

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自趙鼎妄立

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

聚而寅為之魁及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

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

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眾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

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

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
人人盡歸于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之欲望亟
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於是迺襄並罷 丙
申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提舉佑神觀潘邵落閣
職陞領和州防禦使 己亥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瑋
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復謚忠靖 庚子吏部郎中
沈虛中面對言在外官司取會保明待報文字供申稽遲動涉歲
月間有故作不圓脫漏大節致妨行遣結絕在法有三吹無回報
送不干礙官司究治之文今欲州委通判監司委主管文字凡承
受省符置籍記錄每月終具若干已報未報申所屬曹部照會監

司按行取籍互相糾察庶得文移不致壅滯詔六部長貳同共看
詳申省 壬寅詔為張叔夜立廟于信州永豐縣墓側賜名旌忠
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于縣境至是乃請建祠焉 甲辰秦檜
進呈大宗正司條令成書上曰昨日徧閱所修甚有條理可頒行
之○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特轉行拱衛大夫福張俊親校也
始以車駕臨幸賜第恩進二秩吏部言礙正法今回授俊再請乃
特命之其曹四人皆自正使陞領遠郡防禦團練使有差 乙巳
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法官御筵於秘書省自是以為
故事 戊申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言州縣折帛錢昨已降指揮
盡于下戶折納既免闔成端匹之弊又得折價廉中下之家寔受

其賜而州縣尚或因仍舊例高下一概科折唯務掎取畸零致使良法美意不得宣布望明詔有司申嚴行下詔戶部檢坐見行指揮仍措置務令必行以優下戶 己酉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國子博士王佐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言佐攝職成均試官例當輸出題目佐必獲易之以私所嚮趙鼎之餘黨也 十有二月戊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克大金賀正旦使施鉅等入辭上戒之曰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 丁巳左朝請郎陳孝則知英州還奏本州宜安縣稅務月額止於十千而監官請俸兩倍其數不惟州郡通有陪費而於商旅寔有阻抑詔戶部取索似此去處並罷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

薨贈太師命睿思殿祇候王晉行護葬事 丁卯右文殿修撰提

舉佑神觀秦墳為敷文閣待制右承務郎吳益直祕閣以檜辭免進大宗正司敕令加恩也檜以墳當就省試辭 庚午詔俟畢試取旨封墳妻高氏為和國夫人 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梁汝嘉卒○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擢卒於合州 戊寅司農寺主簿王矩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矩乞任^外上覽除目曰矩父雲死於使事可與職名乃有是命 庚辰集英殿修撰知常州錢周材以親老乞歸養詔周材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洋卒 癸未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面對乞禁止民庶之

家車服踰制詔申嚴行下 閏十二月乙酉朔雪秦檜稱賀上曰
是當臘中來歲農事可喜也 戊子皇叔明州觀察使同知大宗
正事士籤特遷定江軍承宣使 壬辰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錢時敏卒 癸巳福州長溪縣進士黃友龍杖脊刺配
廣南遠惡州牢城收管初友龍在臨安府餘杭縣聽讀因與進士
朱思廉不和醉酒作鬧語言指斥法寺鞠寔故有是命 丙申宰
執進呈次上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有所科率至今
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看詳取可行者行之乃命檢
正都司官看詳申省取旨 己亥右承事郎楊傑真祕閣主管佑
神觀傑侯弟也 辛丑詔三衙管軍御前諸軍都統制保明逐軍

統制官供職滿十年無公私過犯之人申樞密取旨與轉行一官
至承宣使依條回授 癸卯左朝散郎楊椿為荆湖北路提點刑
獄公事 丙午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狀契勘上供諸色
窠名錢物在法不得支兌移用若輒擅侵支各有專一斷罪條法
指揮比年以來州軍往往冒法輕費妄用却將上供錢物侵借監
司略不檢舉按治緣即目內外百色支費浩漭全籍州軍恪意經
理若不申嚴法禁竊恐日後轉致侵損省計欲乞檢坐行下諸路
監司常切覺察若有違戾侵借除依法斷罪外乞今後更不差注
知州軍差遣若後官任內合撥窠名錢物別無拖欠能措置補還
前官擅支錢物每及一萬貫以上與減一年磨勘至五年止庶幾

罪罰必行不致侵蠹財賦從之丁巳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

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殿最行賞罰詔從之上論宗說

曰版曹久置御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此蓋因葛立

方撰宗說墓誌所書也立方又稱宗說請于朝俾嗣進者先補常

於是儲厚益充而歛不及民及陞對上諭之曰版曹久置此抑所

論甚當真計臣也遂除權戶部以日歷考之宗說建陳此事在版

曹已踰年蓋立方遷就投拭之而克不詳考且日歷稱戶部狀云

云云蓋此事宗說上尚書省非奏贖也誌所云已西大理評事

云獻羨事未知宗說果能此否當求他書參考之

莫濠面對乞令諸縣人戶割移租稅並須依限開收詔申嚴行下

明年正月庚戌金主使宣奉大夫尚書左丞蔡松年假戶部尚

書與廣威將軍秘書少監兼行右拾遺紇石烈師顏來賀來年正

旦松年已見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八人諸路斷大辟二

十五人。初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代還論青陽縣苗稅多於

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

四升建德縣四升七合東流縣六升之類是也一州之內而輕重

不同如此地土肥瘠高下不能相遠臣詢訪其故因南唐李氏嘗

以青陽縣為宋齊邱食邑人戶每畝納三升為食邑之數後來因

為稅額望下轉運司究寔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詔戶部看詳

取旨至是有詔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歲為錢千八百緡米萬

七千石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略虛增之數而齊邱重額未嘗損

云子游秦下日歷繫之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自後不見如

何施行胡北秋浦志載此事云紹興二十二年申獲指揮故附

此年末熊克小歷稱江東轉運常平司為之請蓋誤秋浦誌中所

載乾道六年陳升御建明取會事為子游所請而不詳考之也克

又稱青陽縣上田每畝一斗九升亦與子游元奏不合按乾道六

年二司所奏有云上田青陽縣每畝納一斗九升八合此乃減苗

稅額望下轉運司究寔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詔戶部看詳

取旨至是有詔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歲為錢千八百緡米萬



奏稅二分半課米二分之後數目非子游元
之時克寔甚誤餘具乾道六年五月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四年

歲次甲戌 賜王亮貞元二年

金海陵

春正月癸酉

按是月初詔

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齊士故士子或有就

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甲戌大理寺直李璟面對乞令諸將

二稅畸零之數並折見錢各令具鈔庶免重疊催擾之弊詔戶部

申嚴行下 丙子封姚容氏為貴妃大理少卿張柄面對乞州

縣獄案並令明注年月日數毋得復稱今年前月或昨日之類以

示欽恤慎重之意從之 丁丑右通直郎王歷充江南東路安撫

司叅議官 戊寅地震 己卯右通奉大夫陳康告老詔遷一官

致任 戶部言諸州上供經總制等錢在法雖許置輕齋起發緣
價直比之行在往：高貴欲將諸路州軍不通水路去處每貫帖
支客人免便優潤錢三十文却于州縣從來起網合破糜費脚制
錢內支給庶幾公私兩便從之 辛巳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
司統制戚方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觀察使殿前右軍統
制岳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
斌並為承宣使超昭慶軍斌寧遠軍和州防禦司殿前司遠鋒軍
統制王升宣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
閻德等七人各進一官皆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書也先是當依格
回授而斌帶軍職叙位乃在方上宰相進呈上命方以所得一官
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致陞降于是行下 二月乙酉甲申朔
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禁諸州毋得輒令屬縣逐月分認醋錢
從之 左廸功郎鄭時中充國子監書庫官時中仲熊兄子也尚
書省言御書法帖合委官措置頒降乃命時中為庫官專一措置
丁亥詔除名勒停永不收叙人前左從政郎楊炬特送邕州編
管以其弟煒紹興初兩上書訛謗朝政坐累故也炬行至賓州感
瘴死煒坐罪已見紹興二十二年熊克小歷
即于其時書炬連坐羈置邕州蓋謫 庚寅左朝請大夫
新知邛州許尸入辭論州縣据撫富民重行責罰有犯杖罪而罰
錢至數百千者望勅有司自今有違法科罰人戶出錢者雖曾附
赤歷亦重宣典憲詔申戾行下戶部下人也 乙未貢院言應博

李宏詞科左從事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真濟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王端朝合格詔並循資與堂除濟歸安人端朝開德人也

戊戌右文殿修撰奉佑神觀秦項克敷文閣待制 辛丑詔

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楊俟楊儼特令赴正奏名廷試 甲辰上謂

大臣曰連雨恐傷鷲麥已令降旨祈晴矣 乙巳詔保義郎閣門

祇候劉勲進取二等忠翊郎劉慮特降閣門祇候僧悟正與補左

街僧錄右武大夫劉允升特轉遙二官以貴妃進封推恩也他親

屬補官者四人本閣官吏並進二官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丁

未右承奉郎田公弼為右宣義郎直祕閣賜三品服公弼帥中子

也 戊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非理科復小

保長庶貧民均被宣惠詔申嚴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鞏衍面對

言州縣受納米斛必有上店及寄居官員士人并上司公吏封鈔

請求每名坐享錢數百或至一貫以上受納官為之減退升合不

擇溫惡却于其餘人戶名下多增斗面以償其數虧公害私莫以

為甚望申嚴禁之從之 壬子榮州刺史提奉佑神觀劉懋遷請

海軍承宣使 三月甲寅朔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太學博士董德

先左朝奉郎新知江陰軍張士襄並為監察御史士襄江寧人也

丁巳尚書司勳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罷以右正言鄭

仲熊論仲鼐攝政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

若不斥去為害尤深故也仲鼐嘗為李光容故仲熊劾之 己未

詔太尉御前請軍都統制吳憐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子
文資內安排以政璘有請也 辛酉上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
先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湯思
退右正言鄭仲熊同知貢奉吏部郎中權天常少卿沈虛中監察
御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為參詳官師遜等議以敷文閣待制秦頊
為榜首德元從臆錄所取號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貴矣遂定
為第一榜未揭虛中遣吏踰牆而白秦熿及廷試檜奏以士襄為
初考官仲熊覈考編排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為
言第一至是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
偽心何治而克誠頊對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為勝天理
而專門為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
天下而于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頊頓首節實繁有徒慮止不恤諛
而嗜利自營者此而不黜顧欲士行之無偽譬猶立曲木而求直
影也卒人張孝祥策曰往者數九陽九國步艱棘陛下宵衣旰食
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異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教色致茲昇
平四方協和百度具卒雖克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曰今朝廷之
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忠義
凜凜易危為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
視此為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為專門之
學蔽于一曲不該不編述正道而稱邪哆好誇大而無實用蓋其

初有得于釋氏潛竊其說入室操戈而代之習其孝者尤為迂誕
為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為友者不務責善而更相比周宴
足以敗賊善端而已故凡為伊川之孝者皆德之賊也又曰自西
季盛行士多浮偽陛下排斥異端道途亦有所統一矣至此而或
有弗悅則寬鎖之徒克寧所不能化者也豈容道于兩現之誅乎
臣願陛下至誠樂與勿貳勿疑惟和惟一則功有間之則于萬斯
受天之佑異端何自而芽孽哉于是師遜等定項為首孝祥次之
魁又次之上讀項策齊其所用皆檜嬉語遂進孝祥為第一而項
為三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時檜之親堂周
黃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榛子右承務郎煇
楊存中子右承事倓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孫鎮趙密之子成
忠郎龐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煇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緯檜
之姻黨登仕郎沈具傑皆中第天下為之切齒孝祥初子冠東陽
人檜館客黃開封人具傑永嘉人也何備龜鑑檜魁所以待天下
父子親僕環列要津雖霍光之根柢亦不是過云呂中大事記
曰檜子嬉既嘗為幸首又以其孫項為幸首上竟之遂居第三進
士主榜中志以親黨居之天下為之切齒而士子無復天子之臣矣臣臣笑

南東川節度使判官所公事趙達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總領四
川財賦行中有子頽荐意達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扁之達不啟
紙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振撫達甚峻然不能害也
唐年皇叔眉州防禦使士諳為宣州觀察使右監門御大將軍

和州防禦使士奇落階官以其兄士會處故有是命 辛未敷文

閣待制新知宣州曹筠提率江州太平因國宮從所請也王孝忠
之謀亂也議者以為當責帥秦檜右之仍俾奉祠焉 壬申鄂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崗軍猛人楊再興已就擒劉
旦之帥潭也再興既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

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上覽奏曰方國家閒暇之時寇盜竊
發擄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

修聚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兇悍于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
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郴楊陽三州之間破安

仁縣提刑司遣士兵射士捕之為所敗未敢進 詔左承事郎諸
宮大小孝教授劉珙合赴行在供職珙子羽子也 丙子特奏名

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奉進士鄭紅等十六人特奏
名二人授差有官而平等岳建壽特授保義郎以弓馬絕倫故克

成常州人壽超子也 戊寅掌批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
子論諸州不依條限印給屬縣租稅簿能克心歷劉敏求言州縣

民按敏求此奏乃論每年請縣造簿送州印給尚滯未當言及割稅也 乞申嚴法禁上曰法令固
在如官吏奉行不虔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利病者為之

乃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按劾以聞 庚辰右正奉大夫提
率台州崇道觀宋既知建康府先是右朝散郎王循友守建康因

事忤秦檜故罷去而用既代之日歷不載循友罷命建康知府題
名循友離任在四月二日去此凡

四日循友六
月辛丑除名

辛巳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論州縣鞠獄事之大

小各有定限至四十日而止有司徃：虛文枝蔓遠及無辜至有踰年而獄不具者何以上副恤刑之意詔申度行下 夏四月甲

申按是月

癸未朔左朝散郎提率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孟慶義言去

年前鹽北舊額增十五萬五千餘石五十斤為一石支發袋鹽增四萬六

千七百餘袋鈔面通貨錢八十五萬四千餘緡并受鈔住賣茶鹽

並皆增耗一司官吏委是宣力詔慶義進一官屬官及職級有名

目人進減磨勘餘賜帛有差 乙酉右承議郎敷文閣待制提率

依神觀秦墳特遠左朝請即黃宴錄院修撰仍許陳乞親屬章服

一名舊制鎖所及第人不轉官至是吏部乞比附秦煇俸例取旨

推恩故有是命時項年終十八也 丙戌上謂大臣曰三衛諸軍

招填闕額久未足數于是樞密院請均下諸路帥司分限招填期

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 戊子右朝請大夫蔡向知滁州還言兩

淮州縣之吏尚有貪名譽好具作者如開田本以勸耕也虛增頃

畝因成騷擾起稅本以薄賦也暗加勾合遂致剝削凡此宜所以

仰副陛下愛育元之意欲望申飭官吏違者令監司即守按劾

從之 己丑上詣景靈宮朝獻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閬州守

臣右中奉大夫王陟慘酷不法陟前利州為趙不弄初後二日輔

臣進呈次上曰此事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險遠逮

為勞也 辛卯右承事郎直秘閣張子仁主管佑神觀仍賜紫章

服免奉朝請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面对劄子論州縣受納帛吹毛求疵稍不及格即以柿油墨烟連用退印望戾戒飭上曰此重為民言可令監司覈察按劾如失覈察令御史台彈奏仍許民越訴 辛丑西南小張蕃貢方物 乙巳進士孔楮為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楮之父右宣教即衍聖公珙卒于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戊申太府寺主簿李文中面对言比歲州縣多役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數亦幸惠養之方望詔有司申戾其禁從之 己酉羅殿國貢名馬方物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巳鄂州駐劄御前二軍統制李道左軍統制敵晟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中軍統制李進彥鎮江府駐劄御前右軍副統制單德忠等十一人各遷一官亦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旨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李如綱為敷文閣待制知泉州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者且直秘閣授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辛酉右正言鄭仲熊言陛下偃革休兵已見成效至于歲時慶賀駟騎交馳盛典縟儀所以燕遇接納之勤情文備至惟是州縣之吏或不能上体聖意間有減裂欲望申勅有司凡迎勞館餞之礼務加戾整稍有慢度臣得按劾以聞從之癸亥監察御史王綸罷以御史中丞魏師遜奏綸因其兄綽弟絃幸進士不第而怒形于色謗罵考官也綸本師遜所幸至是綸以論事忤秦檜意師遜懼即自言智識淺昧于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罢黜庶使臣有改過之實

云 乙丑左宣教郎張扶兩國子博士 右承奉郎吳曾為太常

寺主簿 丁卯直徽猷閣知荆南府吳炯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炯

引疾有請也時昂豐茶寇猖獗殺傷潭路巡檢官楚淑浦縣炯未

受命以憂死左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被旨攝事

以策授兵馬鈐轄卸宏淵且往招安寇乃息茶寇事以通義志及

中乃今年三月以後事日歷今年正月乙亥左朝請大夫知利州

程敦臨除湖北轉運判官八月癸未知荆南府吳炯守本官職致

仕致因炯得祠還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尚

書吏部侍郎 右宣教郎林一鳴為司農寺主簿 庚午皇叔和

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為宣州觀察使令再任 辛未全

主遣金吾衛上將軍之部尚書郎律安礼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許霖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未朔上謂輔臣曰官司賑濟止及

近郭游手之人其遠處宜令提舉官及州縣常平官親往措置務

使實惠及于貧民 大理正陳良翰對言令界田租課柳令人

戶折納錢價而增直者以等差計賦坐罪州縣之吏未免冒犯乞

申嚴法禁從之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藻卒藻

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是卒藻攻于僂語其所為制

詞人多傳誦 乙酉右文殿修撰知盧州曾慥高郵軍使吳祖棣

並罷祖棣子也時慥上疏自訟不受張邦昌偽命乞付史館御

史中丞魏師遜言拜不能以身殉國盡遣天扇歸之北朝雖族誅

之不足以快天下又烏可錄用其後慥既失節比輒肆狂妄之言

反欲盜忠名以干進此最姦邪之大者罪不可貸宰執進呈上曰
旣與王時雍莫儔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
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毋得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
若卿者檜曰臣一時收賊遭遇陛下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之
謙辭也 尚書右司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吳棨罷右正言鄭仲熊
論棨本蔡卞之近親黨習以成縉紳目為常州一蠹銜命出疆公
肆哀掠并與九貧厚載而歸若不斥去則此輩自作不靖動搖國
是不可不慮故有是命 癸巳端明殿李士簽書樞密使事史才
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天資陰賊頃受李光荐改秩迨今陰相
交通謀為國害屢貽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
託包藏禍心自為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温州孫仲
鼐掌其表章才用其荐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鼐及光所厚
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于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以搖國是伏望
亟行竄逐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
李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
陳相卒 丁酉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申度法禁獄事連婦女童
稚別有證佐可以結絕者勿追從之 庚子十諭大臣曰當茲劇
暑待差遣人速與發遣其關官處或台或遷卿等宜商量進擬
辛丑右朝散郎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送滕州安

置男右承奉郎前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机宜文字浚追兩
官勒停特除名第右文林郎新奉國軍節度推官循訓追四官勒
停特除名送雷州編管右朝散郎新添差通判饒州韓參追兩官
停特除名送德安府編管初循友在任嘗斷配宰臣秦檜族人檜
銜之遂與此獄既而棘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
請宣借口券入已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產業違法差參主管机宜
文字因與參誘訕朝政循訓與法偷盜官錢而循友不覓察故有
是命日歷于秦檜當國時被罪之人多不言其故獨于循友一事
者依此例具書之未詳如何人當筆惜乎其不當也今撫其可考
者則闕之更須參考

雖屢降指揮減免錢物以寬民力尚慮措置未盡委制置司總領
所同共方便措置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事逐一條具申尚書

省取旨 監察御史董德元守殿中侍御史 甲辰秦檜進呈禮

部乞賣紫衣師號上曰自紹興四年江上用兵亦嘗用此以相資

助今可檢幸 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慶

遠軍節度使以積闕遷也 左朝散大夫知衢州王曠罷左中大

夫提齊江州太平丹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時飢民俞八等嘯聚為

盜而曠措置乖方諸盜結集至千餘人掠戾之壽昌焚倉庫殺平

民事聞秦檜因奏曠有賊汗不法事在宥司乞先次放罷上曰曠

卿親戚今罷之勝如罢其他十數人也既而殿前司遣將官幸立

將兵千人往捕賊遂平月乙未俞八等行遣九月丁巳幸立等
轉官熊克小歷云雖捕獲而猶未定詔以

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按師心除命與暖同日此時盜猶未平今不取

監察御史張士寰守尚書

左司郎中 乙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言廼者陛下俯從臣僚

之請令川廣京湖等州應禁奏案具錄副本投刑司繳奏以先

到者約法欲使獄無滯訟德至渥也尚慮所過遞鋪不即傳送以

致逗遛望令當取官常切點檢上曰可令州縣以時支給月糧此

輩方肯久住不致闕額熊歷小歷稱言者論二廣舖兵 丙午修

換新和廣州陳楠卒 戊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民間詔戶部

檢坐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荐奔之法詔若日星

比年以來監司郡守有以一章而奔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所奔

者未用後來求者復奔之名曰改奔黷官風教莫此為最望明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秋七月

按是月
壬子朔

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趨頃在任日

每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為之橐囊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
遂與海外罪人為地或有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趨家方命亂法莫
此為甚切慮有司或致弛慢縱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降
睿旨下金州差得力人管押王趨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今日下押
還元責地分庶絕後患詔依所請仍令逐路提刑躬親遵奉施行
先具知稟狀聞奏先是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謫居昌化軍
因趨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有小校李某者坐岳飛累編置全州與
趨居相近趨俾校募人轉致之檜見書自全來疑光擅離貶所大

怒故有是命

此事詳見今年十二月丁亥王趨編管辰州注

司農寺丞鍾世明為尚書

戶部員外郎世明治圩田還故有是命

制詞云將命于外成

是

日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

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遽亡曩

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

冠朝服以劍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為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

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賢

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眾

自俊晚年以下並以林泉野記甲寅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州縣贍學錢往往侵移允

用乞立法禁止從之 乙卯詔國學生住學三年內實歷打食不

及一年之人遇取應日別立字號依宣和指揮以八人有奇解一

人以國子司業沈虛中看詳有請也 此恐即董德元面對所請 是日蠻徭人

承信即楊正修及其弟正拱于市二人皆再興子鄂州都統司檣

送行在付棘寺鞠治至是抵法 丙辰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論

昨蠲米麥之征而州縣尚收力勝袋皮等錢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州居住李文會知遂

寧府 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饒州 左朝請郎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執羔知閩州 丁亥宰執進呈次上曰贛

州守臣李耕未有代者可選文臣一員具名取旨於是以前朝散

郎知處州趙善繼代之後三日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

差本司統領官杜伯通以所部戍贛州上曰昨軍賊竊發之初外連百率多響應今留兵屯駐庶得安弭 己未復置黎州在城雅州碶門靈門三博易場委四川茶馬司專一提舉以本路諸司有請也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用都省請也自熙寧七年權法初行官買民茶增價發賣其初歲收息不過五十萬緡至元豐六年增額一倍猶不過百萬建炎以來權法弊壞提舉官趙開遂體倣京師鈔法擬行茶引令園戶客人就場交易而官止收引息市利錢每茶百斤為一大引客人不過納錢引六道五百市利錢三百以當時茶額計之歲收亦不過為錢引一百五萬九千餘緡比熙寧所立之額未甚遠紹興初宣撫司取撥茶馬司餘剩贍軍亦不過歲及四十萬而止其後物價騰踊茶商取息頗厚累政提舉官於是增長引息等錢至紹興十四年每茶一引倍收引錢十二道三百文比趙開初立法時增及一倍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當此時茶司之富甲天下率以歲剩上供一歲多者至二三百萬及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落職依舊宮觀令靖州居住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敦厚頃權中書舍人韓世忠家有初封為夫人者敦厚多美詞以取媚世忠自此交觀每至其門或以金銀器物侑勸敦厚必挹而有之其居眉州却持州縣侵漁編氓稍不如意則妄生是非興起獄訟望旒

其官職竄諸蜀道之外以為在外者貪殘之戒故有是命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當捨攘威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成之功其為力甚難今國是大定鄰好胥穆猶泰山而四維之尚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己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輩鼠伏狙伺何所不至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為人卒

謫之

敦厚所上書據文集在紹興二十三年不得其月日今因事附見

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

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蕭振天資狠戾趣向乖僻曩緣趙鼎用事倡為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光朝固嘗見詆於讖者如蘇軾尤嫉其姦振亦何知乃藉為仕進之

梯方天台之罷曾未數月起於謫籍付以四川之權朝廷屢下寬詔有可裕民者俾同諸司措畫振為制置使畧不閱意乃敢誦言於朝欲以對糴軍糧八萬石截留不發初非真有意於民特出矯情感象以沽一時之譽望賜竄斥以為竊名市私者之戒詔振落職放罷依舊官觀池州居住 乙丑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充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右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靄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靄與符行中在蜀中餽遺秦檜不可計雖歲時寒暄之間亦必用金獅子二枚坐書焉 此以趙姓之遺史修入 庚午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乞禁江浙私渡詔臨安府措置既而守臣

曹泳乞令本府差官一員主管濟渡紹興府蕭山渡亦依此施行

從此九月乙丑行下

壬申尚書省勘會近靜江府措置莫公晟及衢州

措置作過飢民並無奏狀詔今後州郡合措置事須管逐一開具

聞奏委監司覺察御史臺彈劾時秦檜用事久監司郡守以事連

朝廷者止申尚書省取指揮故條約之

此二事必因上問而後降旨但魏師遜時政記中不

載耳明年十一月庚午上諭輔臣語及鍾世明除右司時所得上

訓或可撮取書之以魏良臣所奏考之則當時雖有指揮其申省

尚如故也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勾龍如淵卒

乙亥上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

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為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秘閣知

靜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畧司公事呂願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

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靜江府與經畧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

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為本路羈縻寔為熙朝盛事 丙子

上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瑤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

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

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上曰且喜

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上曰

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愿中

夷簡元孫也愿中國冊在八月乙酉 戊寅上幸張俊第臨奠詔

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婿直徽猷閣韓彥朴直

私閣劉堯勳楊傑並進一官陞一職子安等轉官在八月癸未彥

今聯書之彥朴世忠第二子堯勳光世第三子傑存中第三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州觀

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知贛州李耕為池太平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已卯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池州太

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日下起發之任。辛巳詔李耕統制軍馬道理已及十年特轉行

武當軍承宣使。八月乙酉勅令所刪定官楊造面對論宗室登

科換京秩者初未經任即授大縣慮於民事未能諳練望依倣進

士例俟歷任有舉主者乃授以縣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似此之人並注縣丞或監當差遣理作

親民資序竣一任回任內有舉主一員方許注授知縣從之吏部

在十一月乙卯丙戌左朝請大夫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兵

火後每歲椿辦黃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拖欠四萬餘緡重

困民力望將未起及日後合起之數並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

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朋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

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極力率先督辦其數冠於諸州

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賈販油布之屬以規原利欲望

重作施行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德元奏下在此月壬寅今聯書之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制置措置裕民自講和

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二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於江淮故有是

命明年七月丙辰減放

戎子皇叔象州防禦使士洪為均州觀察使以積

閎遷也。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王琮率 庚寅宗正寺主簿王珉

國子博士張扶並監察御史珉玉山人扶金壇人也 壬辰上諭

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

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 甲午温州布衣黃元壽

論官市柑子擾民詔禁之其福建荔枝亦毋得進 乙未嚮衢州

賊首俞八等七人于都市其次十有一人皆誅之 戊戌殿中侍

御史董德元兼崇政殿說書 庚子崇信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

劉光烈卒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和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

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

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七月丁巳及是進呈上曰

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未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

受進兵破賊寔為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令禮部擬定於是特

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俊葬無

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為榮後

謚忠烈史臣曰上之於世忠待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語多

此抑揚予奪有深旨哉 九月辛亥朔鄂州前軍統制李道自長沙移軍往

衡州措置盜賊先是胡邦寧既就江西安撫司招安其黨朱時等

蟻聚于桂陽保險以自固道遣將官高仲等擊平之得六百人以

充軍賊之未得也湖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數以書白大

臣時州計餉率錢以脩犒軍之望檄諸司止其事不聽既又請留
兵五百人戍衡郴以備出沒朝廷從之 甲寅監登聞鼓院曹紱
面對論常平之法賤歛貴散農末皆利今者時和政協歲已告豐
其價益平能因天之所與以利于下實甚盛之舉望俾州縣及時
廣糴使倉廩充實異時用以賑貸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乞下諸
路常平司依見行法如違令監司按劾從之紱輔子也 丁巳左
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正將辛立陞領忠州團練使錄平衢州
郡盜之勞也餘將副軍校九百九十七人各轉一官資仍犒設一
次 壬戌左司郎中張士襄乞客人興販米斛不拘州軍許從之
近便官司投牒給據以為沿路權征場務照驗沿路有乞覓阻節
依枉法論從之 甲子大理寺丞郭唐鄉面對言在法因人遇寒
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而州縣多不預辦望申嚴法禁詔刑部
檢坐行下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面對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依
下之田多為積水浸灌究其所以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
自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由諸浦注之
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為泥沙淤塞每歲若
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望令有
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寔四州無窮
之利詔轉運司措置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施行 丁卯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
徐宗說試刑部侍郎韓仲通等狀日歷只書戶部狀今其姓名俾後有考 舉劾京西

路轉運判官魏安行前知滁州妄奏開荒田二千二百餘頃今本

州具到寔開耕數止及四百餘頃既不應賞格其已轉官合行改

正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於是罷安行是任餘令吏刑部依條

施行此事須要與今年十月已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寶錄院

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熊克小歷在十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秦熺為禮儀使上特御垂拱殿再拜受書寔錄院修撰秦埴陞殿

進讀詩五章禮畧乃退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凡

百五十有五詞二百賦一序十有二記十碑四策問九文七樂章

三挽詞二十有七雜文十有五詩解九論語解二道德經解八南

華真經解八冲虛至德真經解十有二廣濟經十金蘇科○直秘

閣知盱眙軍龔鑒陞直徽猷閣令再任壬申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禮儀使

秦熺言伏覩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旦迎奉出秘書省天宇

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

顏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在法禁囚徒罪以上

方許枷禁仍須立檢判押其制不為不嚴而州縣官逐廳所行事

其干繫人徃徃在廳一面枷荷遇夜即行寄禁甚失國家立法本

意乞申嚴行下詔可仍令監司按察御史臺彈劾 辛巳保義郎

趙不瑕言母李氏年六十九未有封號望以臣磨勘一官回封從

之 壬午秦檜奏諸州今歲豐熟間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

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往催理其繫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

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糴務令兼濟毋致失所十一月十一日

戶部擬權吏部侍郎施鉅言屬者誤蒙聖選銜命疆禮備將

還而鄰國之君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皆以

實對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指朝廷尊榮故鄰誠信而仰重

之也伏望特降睿旨宣付史館昭示萬世不勝大願從之 丁亥

尚書省言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殯宮見用幃幕供設之類皆

已故敝種植窠木亦多損闕詔紹興府守臣趙士彰親往檢察修

葺換易補種候畢開具申省 戊子國子司業沈虛中為賀金國

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為賀生辰使閣

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掄開封府人也 辛卯宰執進呈年例今

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治人甚多可即

行下熊歷在丙戌與日歷不同壬辰故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吳進特贈

二官例外錄其家一人以進先受贛州檄賞旗榜招安劇賊黃光

遇害故也黃光未見癸巳宰執進太府寺丞曾怡面對論監司州郡

虛申網解致交納不甞枉被囚禁乞立法懲斷上曰事皆有法惟

在奉行可申嚴行下 乙未詔諸路提刑司將災傷去處職田一

例檢放以尚書省有請也 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

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

也 十有一月庚戌朔龍圖等六閣成壬子上謂大臣曰不擾民

而易成甚得崇奉之意 癸丑詔諸路州軍未起諸色錢物并拖
欠上供米斛積欠租稅等除形勢及監司州縣公吏鄉司及第二
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至二十年終令州軍銷落
簿籍監司檢察用戸部請也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

刑部尚書權戸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 右正言蕪崇政殿

說書鄭仲熊權吏部侍郎 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權戸部侍

郎蕪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勢妄作又甚

於宗說舊荆南戸口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蠲口賦以安

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

十二其後頻歲復增吏不能供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償甚

急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守臣直秘閣孫

汝翼懼欲賦於民以予之左承議郎通判府事范如圭力勸之乃

止 此事不得其年月因泳除版曹附見汝翼今年六月自成都運

副改知荆南九月十三日離任如圭二十二年八月差通判荆

南 大理少卿張柄試大理卿 秘書省著作佐郎丁晏明試秘

書少監婁明以女適秦檜之姪右朝奉郎烜故擢用之右通直郎

張曦守尚書刑部員外郎 樞密院編修官林一飛為屯田員外

郎 新除大理司直薛仲篁為樞密院編修官尋權樞密都承旨

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湯鵬舉知廣州 左太中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椿年知宣州 乙卯右朝請大夫新除江

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環罷先是有詔令四川制置司總領所

措置裕民而環為潼川府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權轉運司事具到
本路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未起贍軍折估糶本水脚等錢乞
蠲免都省批送戶部戶部劾環妄有由陳顥是侵官不循分守徇
私沽譽難以倚仗乞罷環新任庶少懲戒故有是命環民贍子也
日歷止書戶部狀未知是徐宗說未
改除前所申或曹沫供職後當考
丁巳賜直秘閣吳益三品

服封秘閣修撰秦堪妻趙氏為令人以秦檜辭免進徽宗御集加
恩故有是命臣頃在行都聞趙氏乃近甲子監察御史王珉行
屬今不能記其詳當考

右正言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
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

利懷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詔楊存中恩數視
樞密使 丙寅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薨吉還舊

官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
仲熊為端明殿學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

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度察一二
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

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萬俟卨罷至此十年參
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此以王明清揮塵錄修入熊克小歷云

是仲熊歎曰為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
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按仲熊為檜所用自國子監主簿不二年而
登政府中間更歷臺諫專附檜意擠排
善類無所不至又安有此言今不取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熈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左朝奉郎陳夔試太常少卿夔先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復舊

庚午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卒于信州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

佑神觀兼寶錄院修撰秦墳試尚書工部侍郎亦以進御集推恩

也○左承事郎鄭時中守秘書丞時中甫登第即以京秩授之至

是入館 壬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師遜落職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再論師遜買賤賣貴自同商販在朝堂有請

稟白者則必背面他視畧不聞省黎明而入既飯而出漫不可否

一事乞重加竄殛故有是命○左朝散郎知平江府李朝正罷以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朝正與其女婿魏師遜共為商賤也 甲

戌大理寺丞郭唐鄉面對乞戒州縣推勘公事不得妄有枝蔓詔

申嚴行下 乙亥右正言王珉言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韓璉

乃堂吏韓詳之子詳曩為蔡京爪牙姦陰險璉蹈襲家傳比建天

章閣璉既不得預安奉之日與韓璉袖手往來其間耳語竊笑意

有譏誚璉乃其弟見為堂吏窺伺朝政事無大小璉皆預知比曹

泳除戶部侍郎臨安府關官璉語泳曰某旦夕當為已之令修漕

解以借公璉常在劉光世軍中受光世恩甚厚一旦背馳奴事呂

祉光世既罷盡以光世事告呂祉光世知之移書責罵比之犬彘

遠近傳之無不鄙笑為淮西轉運判官日與陳克令謀助祉為虐

遂致變生當時叛卒求璉尤急以逃伏得免今又惡心不悛懷私背

公如此伏望重賜行遣詔璉放罷

按淮西軍叛時璉寔在建康未去珉所云小誤誤

丁

丑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郡受納秋苗將出陸僻遠去處許乞就近縣鎮送納畢日團綱起發以寬貧民詔戶部看詳是月

左奉議郎通判武崗軍方疇除名永州編管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因令通

判袁州蔡樺按疇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剩銀送獄法寺當疇贓罪徒私罪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疇之貶日歷會要皆不書今以熊克小歷及紹興二

十六年十一月湯鵬舉劾蔡樺章疏修入克歷稱提刑張常先鵬舉劾疏稱江西運判張常先按常先此時提舉江西常平明年四月癸卯就除運判或者疇得罪在彼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十二月己卯朔試尚書工部侍郎秦垿充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寶錄院修撰以垿再辭免也。直龍圖閣親知廣州湯鵬舉改知平江府 庚辰詔宕昌

寨峯鉄峽兩場綱馬自來歲為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各一年周而復始先是秦馬司歲於宕昌寨峯鉄峽市馬三千八百匹赴樞密院而部送者利其芻粟多道斃者至是始命統領官一員

往取之再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既而楊存中言馬多不及格者乞令統領官就場監視買馬不行川馬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所書可參考

○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蕘于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謚威定 辛巳左朝散郎

都大總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湯允恭復司農卿與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鄭需兩易需仍除直秘閣。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然為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知蜀州孫道

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
為水晶燈籠 癸未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子乞令

場務不得將食米作糯米收稅詔如所請又進呈大理評事鞏衍

劄子乞戒約耆長保正副非盜賊鬪毆有實毋得輒受狀詔刑部

措置累年惟大理寺官面對極多當是獄官不容謁故也其後刑部乞比附條令將不應受

理事追逮閔留者徒一年殿縛取財者以盜論加二等從之刑部奏下

在明年二月壬午丙戌左朝散郎魏安行送欽州編管左朝散大夫主

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送昭州編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故龍圖

閣學士程瑀本實妄庸見識凡下昨在閑廢輒取先聖問答之書

肆為臆說至引玉質斷獄以釋弋不射宿全失解經之體於周公

謂魯公之語而流涕不無怨望之意此等乖繆不可際舉其子弟

又私結父之黨與以竊世之譽如洪興祖者則為文以冠其首魏

安行者則鏤版以廣其傳明比之惡蓋極於此不可不慮也兼聞

安行刊瑀之書盡用京西轉運司官錢費用不貸又以傳示四方

親故并携歸其家無慮數千百本身為漕臣當為國家愛惜財用

豈可率意妄作以濟其私使官錢可以私用則其他何所不至臣

竊惟陛下以聖學高明表章六經瑀乃敢唱為異論而安行輩又

從而和之若不早為杜絕臣恐其說寢行害教惑衆其禍不止於

少正郊楊朱墨翟也伏望特降睿旨將見今鏤版速行毀棄仍令

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

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仍與興祖安行及
瑀之弟重賜施行以為朋附鼓唱異說之戒此亦陛下保治之一
端天下幸甚詔戶部刑部逐一依條施行珉又言興祖天姿陰險
趨嚮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興祖傾心附之結為死黨瑀既死
又與其子弟復為結托將瑀書為之序引謬加稱賞以欺後世如
所謂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此何語也哉安行
昨知滁州開墾荒田乃其職事輒敢妄增頃數欺罔君上雖已放
罷亦為輕典興祖今為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乃敢共懷異議
肆為不靖如不痛懲恐為亂階伏望聖斷將興祖安行編置遠方
以禦魑魅仍并程瑀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並歸吏部庶使
君子小人有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姦人之不可容也詔刑部開
具申尚書省於是刑部尚書韓神通乞將安行送欽州興祖送照
州並編管瑀之子右承事郎宏濟罷新差監通州金沙鹽場右承
務郎宏靖孫右承務郎有功有孚今後並不與堂除差遣或其他
州軍有刑行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從之
日歷於此日先書刑部狀而書三日辛卯方載王珉二疏珉疏乃
十一月十三日壬戌所上也今併附此日日歷又於去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丁未書左朝散大夫知饒州洪興祖依所乞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按王珉第二疏稱謹按知饒州洪興祖又云興祖今知
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興祖去年已得宮觀則珉何以出此言
疑興祖祠命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未而日歷誤繫之去年
也當求饒州知
州題名參考 ○左朝奉郎汪應辰通判潭州應辰之在靜江也
帥臣呂愿中嘗以微罪欲殺走卒王超應辰諫而止有錄事參軍

周某者與秦檜有舊恃此自恣嘗以國忌日命妓佐酒應辰欲糾

之既而中止周憾之使人持書告檜以應辰嘗遣信渡海餉趙鼎

又與李光交通超以計得其書而易之應辰乃得免 丁亥降授

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趨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

趨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致臣僚論列故也

鄭仲熊之為諫官也論海外罪人擅離受謫之地逃匿趨家時趨

坐與光通書停官未叙事見紹興二十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

捕光押還責地分仍速趨赴大理獄既而究治事皆虛按奏特有

是命鄭仲熊章疏已見今年七月癸丑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李

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秦發乃作秦書託王為尋端便

王之鄭居有李符領者坐岳侯事編置於郎與閭里通情趨令其

子司法者從李將就顧一隸遣往會稽授書於秦發家既至趨秦

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於秦忽

令問李參政今何在所遣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

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為秦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參政親以書

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為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

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法所因何輒取存留在本州且追

王趨并王法司送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

甚適俱逮後體究得秦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愆

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惜然不知亦 乙丑直秘閣提舉兩

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高伯之知温州 辛卯尚書兵部侍郎徐

宗說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以病自請也 甲午右朝請大夫

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王弗知果州 乙未司封員外郎王葆面

對言縣令於民尤親而近年以來監司郡守各緣好惡之私以更

易縣令在法命官犯罪雖有寔狀亦須具奏方許對移縣有繁簡

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亦必具奏聽旨伏望特嚴約束

務在必行詔申嚴行下應對移具事實申尚書省 丁酉度支員

外郎曾怡罷以權戶部侍郎曹泳劾其貸取庫務物色也。入內

東頭供奉官睿恩殿祗候陳成之還所寄資為拱衛大夫保寧軍

承宣使致仕。右通直郎知明州鄞縣程緯追毀出身以來告勅

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貴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先是縣丞王

肇與緯不協証告緯慢上無人臣之禮遂與大獄肇因揭榜召士

民訴緯罪犯案具緯坐贓法當絞特貸之日歷明年十二月九日

是虛妄已行斷肇追官勒 庚子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左朝散

郎知江陰軍徐嘉並為監察御史嘉西安人也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疏稱曹泳在衢州監酒贓汙不法監司郡守欲 六月刑部奏編

管人願充廂軍者聽刺時台州編管人謝立之妻乞將夫刺充軍

城刑部因編下諸路上可其奏且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

北諸州將編管人牽聯丐食於市蓋緣不給口食乃至於此誠可

憫惻宜申嚴約束行下。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

時卒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

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已

見紹興二年夏末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三人諸路斷大辟十

有九人 行在鎮江建康府權貨三務場共收茶鹽息錢二千六

十六萬餘緡鹽息一千五百六十六萬餘茶息二百六十九萬餘

香礬錢一百九萬餘雜物錢一百二十萬餘金尚書右丞相兼中
書令蕭裕為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好胡謀立故遼豫王禧之
孫好胡執其使以聞裕生死亮詔諭諸路畧曰自漢高祖以來謀
反者頗多蓋高祖與朕皆中庸之主堯舜禹湯之時豈嘗多有此
事其不遜如此以金人誅裕詔修入詔詞云朕撫臨萬方今第六載即此年也○金人舊無陵墓
自太宗晟以上但葬於護國林極草創逮亮南徙始令司天改卜
於燕歲餘乃得地於良鄉縣之西大洪山佛寺徙太祖是太宗晟
德宗宗幹於其中餘宗室以昭穆祔惟東昏王亶葬於山之陰謂
其刑餘之人不入陵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之一百六十

宋李心傳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

歲次乙亥金海陵
煬王亮貞元三年

春正月

按是月
己酉朔

丁巳詔申

嚴州縣官批書不圓之禁以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吏生疵邀

賄士夫受弊故也

戊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州縣人戶輸

納官物不為依限消鑿簿書遂至再行剗尉刷乞申嚴條法從至

三月辛
巳行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

李道若階官加龍神衛四鑲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

十有二人以收捕猺人楊再興之勞也 甲戌敷文閣待制新知

饒州蘇符乞奉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為然及王倫被留

遂復二三令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符提舉台州崇道觀 乙亥雪
丙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推勘公事聞有禁囚
不書歷者既監司巡歷即移他所望申嚴法禁從之 二月戊寅
朔詔諸路見闕知縣去處令吏部疾速差注如無人願就令本路
帥臣監司同共保明辟差一員次 壬午秘書丞權兼實錄院檢
討官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鄭時中為秘書郎 癸未少傅
觀文殿大學士充壽觀使兼侍讀秦熺言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
省祖塋兼累次封贈未經黃元給假前去詔如所請令兩浙江東
轉運司往來應副 甲申右文殿脩撰魯慥卒 乙酉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為安慶軍
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
權為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既而秦熺過鎮江府寶
遣所部以繡旗二萬迎之熺喜寶章疏以為因以建節却誤蓋寶
朝辭當是熺自鎮江歸建康是 已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
以先與二將建節臺章少誤也 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垣言父往建康焚黃理合隨侍望然假前去
許之 壬辰勅令所刪定官楊造面對論監司為外臺耳目之官
於法必徧巡所部近來避遠郡邑例皆不往其能周知吏之能否
民之疾苦乎伏望戒飭申嚴俾令徧歷從之 甲午殿中侍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董德元右正言王珉並兼侍講 乙未知潯州鄭
思永言沿流監司科屬縣造舟應副過往之人侵耗民力又朝廷

任賈度牒之後州縣拘收亡僧道度牒並不許納致童行冒名披
剃謂之反魂詔並禁止思永又言縣令分委佐官下鄉催稅擾民
乞依法斷罪詔戶部約束 戊戌夔路安撫司申通待大夫奉寧
軍承宣使知思州田祐恭卒乞優與推恩詔特贈保康軍承宣使
其子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思州都運檢通管州事汝端乞解
官詔起復 己亥殿中侍御史董德言前知建昌軍陸時雍乃趙
鼎之客淮南轉運判官孟處義乃汪藻之引用與朱勝非厚善專
懷異意不恤國事詔處義放罷時雍自今毋得與堂除 壬寅左
奉議郎沈長卿追兩官勒停除名送化州左從政郎芮擘勒停除
名送武周軍並編管右道直郎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祖
安特放罷長卿舊嘗與李光啓言和議之非秦檜已惡之至是與
睦同賦牡丹詩睦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為鄰舍人所告以
為訛譏送大理寺祖安嘗見二人詩亦當追證而簽書樞密院事
鄭伸能營救祖安故得脫免獄具長卿坐上光詩啓有嘲訕語睦
坐嘗與長卿同作詩更不告官又睦任仁和縣尉僥望朝廷除授
清職心懷怨望故作與長卿有此等語祖安見之亦不陳首乃有
是命是日宰執進呈仲能嘿無一語書省校書郎趙逵始至行在
時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於是檜頗不
樂 三月己酉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褒奉使不肅可罷見任其
虞侯張海打損控馬人送大理寺斬遣士褒使北還入對奏事欺

用上怒秦檜與士襄墨黨止以其不肅罷之 癸丑太常少卿權

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

縣例收其稅是有可耕之田望賜約束詔戶部申戾行下 辛酉

直徽猷閣知盱眙軍龔璽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 紹興二十一年正月庚寅何溥論鑿守盱眙專以北方

名等事可刑掇附此 右奉直大夫新知安豐軍吳說改知盱眙軍 詔直

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

城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

惟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萬常平司幹官李燦本府觀察支

使羅博文三人而已 萬常平司幹官李燦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 秦檜喜乃奏愿中召辟南丹

有勞進其職至是召之 何備龜鑑聖臣元圣之備九錫副車之請

而度之其何為也邪檜而不死則中其事業未可知也他相或一

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乃籍私專寵至十八年檢之罪所謂上

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申子大理司直李璋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將無罪

干證人一例收禁詔申戾行下 乙丑徽猷閣待制致仕蘇逢春

丁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試侍御史 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漢州

蔡宙言乃者監司郡守妄取詭世不經之說輕費官帑近因臣條

論列已正其罪重加竄責矣臣愚竊謂全蜀數道素遠朝廷宜無

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欲望申嚴法禁非因子監舊行書籍不

得輒擅鏤板如州郡有欲剞劂新刊行文字即先繳納副本看詳方

行開印庶几異端可去邪說不作上曰如福建四川多印秘書俱

合禁止可令礼部措置行下 庚午左朝請大夫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秦檜除吏多親故問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叙且力禱然後得之元振與檢同登第甘於遠宦未嘗以秘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荐其伯續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元振崇安人也 壬申藤州安置人王循友量移邵州以其母韓氏有請也 癸酉右宣教郎吳神通判臨安府 甲戌勅令所刪定官朱隆面對乞州郡獄官不許兼倉庫之任詔申嚴行下 丙子百官以國忌詣景靈官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樞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方共摘其過鉅以自是不失於任矣 夏四月丁丑朔大理評事聶衍面對乞令監司督責石令修葺亭宇每遇寬郵指揮專一揭示使民通知從之 己卯傳覲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燿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燿過平江守臣湯鵬奉洗往吳江道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至建康軍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遊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舟亦既即鑲版揭于梁間燿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末顏綠鬢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既道流皆懼而燿不憚 庚辰右朝請大夫高世史知蘄州還論監司用白狀借支後卒衣糧或家僮冒籍或詭名虛請為蠹不細乞申慶禁止又論倉場受納惟只用斗可以輕重其手至有二石以上而終足輸

一石者乞改用或斛又論朝廷近者以兩淮之田募民開墾而立租之額稍重每畝不下數斗故民或難之欲乞明降指揮只以二稅徑令承佃自然開墾日廣詔並令戶部措置既而戶部乞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降下諸路轉運司依式製造付所轄州縣及應受納官司行使違者按劾從之戶部申請在六月癸巳甲申安南請入貢詔廣西帥司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乙未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待御史董德元右正言正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故當辨之於早斯無難圖之患臣謹按今以爲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爲何鑄引用鑄既被斥鉅常快之鉅嘗與一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簡傳人不知所謀果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爲珉劾亦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等言武岡軍獠人已平定乞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名從之戊子詔四川制置司每三年科舉就類省院別差應格考試刑法官二員專一校試以本司援宣撫司例有請也已丑右朝散郎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熺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袞繡堂州繪檜熺父子象於中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新通判

常州盧適知楚州適益子也曹泳嘗有益給故荐用之 右奉議
郎王悅道直秘閣悅道亦繼先子也 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
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
判州事晉鎬師仁凡孫也 師仁龍泉人 大觀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
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為知州
鎬縱而不禁望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之罪幸
知詔鎬放罷孟津令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
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待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
秘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
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左朝奉郎提舉荊州漕
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訐守臣林機陰事以告秦
檜故就用之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為尚書兵部侍郎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使閩臯卒 壬寅詔今後典賣舟船若減
落價貫投稅印契依典賣田宅法以知安豐軍李檀有請從權右
司郎官林一飛看詳也 癸卯右朝奉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張常先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右朝大夫黃允提舉兩
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允娶秦檜兄女曹泳荐用之 乙巳右朝
請大夫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鄭僑年特轉行一官知廬州 五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
迪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歲豐為上瑞

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為意至於宗廟產芝則非他比有沈中立
進頌俟降出可觀之翌日詔中立用意可嘉特循一資既而左朝
奉郎立管台州崇道觀勾龍廉獻太廟殿室聖孝金芝頌詔進秩
一等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叅議官唐轉官在六月丁丑戶部侍郎曹泳言諸
路免行錢一錢計一百八萬餘緡訪聞州軍數納至於提
監挈盂微小買賣之人門有敷及鄉村去處所
水考細委實驗欲截日並行往罷仍乞舊令
官司不得不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乾道元年

七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庚戌禮部一欵依典故許宰臣率

宰臣卒文武百寮詣太廟觀芝次日百文德殿拜表稱賀許之辛
亥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修定觀芝草儀百官入廟門再拜贊者引
宰執使相陞殿觀芝草次引宰臣權歸幕次餘官降復位次分引侍
從宗室管軍已下觀芝草畢引宰臣詣殿下率百官再拜訖退

壬子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比來僻遠郡邑佐官不省成憲
岡聞吏民一例自行斷遣望申嚴法禁事下刑部其後本部言若
不繫所轄人即令申所屬違者按治之刑部狀下在七月癸丑癸丑侍御史
董德元言臣謹按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偽不專事任博交結罪
人伺探國事靖康中嘗為將作少監乃吳敏引用也敏罷相令
衿上書挽留以報私恩淵聖皇帝察其姦偽坐廢者累年復

為郎官張浚誤國得罪天下言者方論其過今於此時以急速
請對為浚游說陛下聖明亦惡其詐偽黜為官觀近以官祠居
衡州衡為南方道塗之衝凡往來士大夫無問識不識使人邀請至
其家曲意彌縫探問朝廷事體凡所措置令於必先知不合其意
則恣為狂悖之言無忌憚伏望睿斷先將令於編置遠方仍令有
司根勘泉州贓貨及衡州強飲令民錢物悉行追納以正紀剛不勝幸
甚詔令於汀州居住餘令戶部刑部差官覈正先是令於自泉州伐還
寓居衡州嘗召客觀月令於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澤
五世而斬之句右通直即通判州事江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
間聞之召錫娶檜凡兄女遂令汲告於評論日月無光朝
政守臣左中大夫王師心勸之不能止德先聞而劾之遂有是命
召錫召嗣弟汲濛弟也 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利用與宮觀
差遣理作自陳以刑部奏利用目疾妨廢職事故也 六部按監司
前所未有故
出之此時刑部
尚書乃韓仲通 甲寅左朝奉郎知太宗正丞陸升之提舉兩浙
路市舶 乙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遠軍承宣使侍衛步
軍司統制梁斌卒 丁巳刑部員外郎陳良翰面對乞申嚴州縣
公皂因追逮民訟取財之禁從之 戊午樞密院編修官鄭栢為
宗正丞栢滋子也 故武翼大夫殿前司右翼軍統領王元玘特
贈三官例外錄其家二人以贖州言玘討賊死故有是命 壬戌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琪罷時秦檜微示風

旨款為父作謚以珙不即奉行也起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又為鄉里富人營求太學生綾紙乃罷之 右正言王珉劾太常寺少卿兼權吏部侍郎陳夔以專門之學自負頃與考校編能揣摩其黨公然宣言於衆曰此必吾黨之士當實優等衆為寒心而夔恬然畧無忌憚望屏之遠方以為妄作之戒詔與外任乃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 右承議郎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嘗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為秦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為擾至是為呂忱中所訐始咎之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秘書監兼右揀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郎牧副使耶律隆未賀天申節戊辰太學博士張震為秘書省正字震初為奪官免喪再召至是漸進之 丙奉議郎王俊行國子正 己巳秘書郎兼實錄院檢校官兼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鄭時中添差通判廣德軍初沈長卿之獄上也鄭仲熊獨無言待御史董德元欲攻仲熊先奏時中招權納賄凡中外書信往來樞府一皆攬之于家而轉致之故其門如市又與陰邪背馳之輩密相交結往來時政因此而漏泄若不遂去臣為朝廷慮之疏入乃有是命 壬申詔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累立戰功家無產業特給真俸仍賜湖南路官田百頃官給牛具然官皆屬常平司錡但得荒田數頃而已 是月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權兵駕部郎官王珪兼權工部員外郎 凡以上部郎官題名修入官書皆無之按紹興三十年七月沈介論珪頃為諸王官教授置司

紹興通霄永出守紹興為詩酒之游荐之秦檜召攝宰士以官教
題名考之不見珪姓名蓋珪實為宗正介誤以為官教故也又按
此月八日甲寅宗正陸升之除所船或此時珪亦不可知未
知以何日先權兵駕部郎官耳兵部題名不見當求他書參考

六月庚辰端明殿李士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
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眾所共聞舊在李門下賊汙狼

藉竊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机無虛日近者
沈長卿以諂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為長卿密交仲熊

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語言文字州縣並為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
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嘗託其門光

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為狎邪之友如諂訕之
事仲熊特為救免且欲啟後來狂言妄語著之叟：若不亟去恐

其韜藏不測禍有不可勝言者德元等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
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

被昔押宴对客宴傲略無和顏酒行忽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
甚于此惟陛下斷而行之速將仲熊罢黜屏之遠方以禦魑魅疏

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率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尚書礼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為端明殿學士兼書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國子司業沈虛中兼權直學士院歷日

無此本院題名在在左承議郎洪遵復為秘書省正字湯思退
六月蓋代湯思退也 荐之也既而遵之父責授濠州團練使英州安置皓亦復左朝奉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 皓復官日歷未見按行述今年十
月二十一日乙未卒于南雄州以

程計之其降者恐在
在此時且附此俟考

甲申直敷文閣知給與府趙士彭以修奉

殯官畢工陞直龍圖閣

乙酉作懷遠駒以待安南貢使

丙戌尚書屯田員外郎林一飛守右司員外郎

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監察御史張扶守右正言授牽江州徐嘉為殿中侍御史

戊子左朝請郎授牽江州太平國宮陳康伯知漢州

乙丑右朝請郎監尚書六部門蘓振面對論縣令不滿意差役吏通賕賂產厚者

終以規免產薄者却以被差望令監司郡守常切按察上諭大臣

曰此事監司郡守得人自不紊煩朝廷可令戶部措置

辛卯宰執奏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精銳盡乞推賞上曰自擒

楊再興之後湖廣溪峒皆靜安此恩威並行之效秦檜曰今四境

之外皆願入貢遠人既來當以德安之上曰然

壬辰詔申度沿海地分銅錢入蕃之禁以司農寺主簿林一鳴面對有請也

甲午左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杜師旦授牽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

事曹泳引之也

乙未左中大夫知衢州王師心移知瀘州

丙申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傳知衢州

彥傳江州人也

戊戌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罷從軍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

總管今日下之任男忠訓即世雄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

勒停決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世雄嘗撰平治書為

以治獄不合
秦檜故也

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傳知衢州

師必入

揚名者所告下大理也雄具伏因赴武卒不第心怀怨望訛訛朝政及作詩有指斥語故有是命 辛丑大理卿張柄面對論州縣有歲賜藥錢以待軍民所須而奉行減裂但為具文乞申慶齊察從之 壬寅詔今後守令非疾病在假不許不出所治事以刑部員外郎張嶧面對有請也 左朝散郎知沅州李景山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濠聞之遂與獄連逮數百人時方盛夏有繫死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言止係守貳不和互相論告乞罷此三人而釋其衆詔如所請秦檜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

即能克小臣載此事于

癸卯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

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亂性賊子侵叛王略州郡不

幸汙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夫岳飛為叛亂以干天誅雖欲

伏其辜然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為岳州以

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于是直秘閣

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西迳羅縣與純水合羅淵即

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為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曰純常皆

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為飛幕屬至自

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岳州改州名曰歷不書獻言

復州名亦止云曰劄子今以趙姓之遺史考之則姚岳也

云岳飛以母姓姚身姓岳一見大喜辟為局官岳京兆人初見紹興二年

十二月

建炎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踈決文字上曰行在刑
獄皆已蕃克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冤濫已酉秦檜奏曰
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惟今欲令大理正一員往決浙西滯獄以
稱德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
撫司制置使符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
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承指揮減免
外見理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將累年積欠難以催理錢物酌度
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寬裕民力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歲剩錢
二百萬緡宣撫司已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贍軍而成都潼川

府夔州路廂軍關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成都路六萬一千川路一萬七百六十一緡夔州路千三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七年九月已已至是世明乞歲增撥茶

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關額錢十萬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八萬緡蓋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遂減西川絹

估錢匹一緡凡二十八萬緡時西路每匹估十千有半東路估十千又減潼川府秋

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稅斛脚錢十二萬緡舊三十萬餘斛每斛錢

萬緡今元理百五十萬累減又減酒重額錢

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至今尚存三十五萬鹽酒重額錢

自絹估錢已下所減合一百六十餘萬緡皆勿復取又蜀州縣逋

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係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折估糶米等錢始世明之使閩

也已見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凡所建白皆不以聞而第申尚書其使蜀亦然上

頗咎之然嘉其廉謹遂以為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副使以日利及四川財賦

冊參修上咎世明據今年十一月庚午聖語附入絹估錢二十六年八月辛卯茶司錢三十年三月戊戌所書可參考右

奉議郎兩浙路轉運判官黃然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然為

畿漕總數月秦檜以其不勝任遽命鍾世明代之曹泳主然故復

得職司左文林郎平江府府學教授曹冠行國子錄左文林

郎陳孺行太學錄儒為明州職官用曹泳薦入俄又兼實錄院檢

討官尋以憂去右從政郎監編估局陳序克勅令所刪定官序

丹陽人少從蘓庠學詩向子誼在版曹薦官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陳序育丹陽

士子從後湖蘓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為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序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冠

氏嫁之其後踰年伯恭登從班乃啓于思陵云寇氏某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以詔特補知州文學伯恭為自製簪裳靴笏令人賫黃牒往併授之以白金為饗序育方教村童子陋卷持書人至序育疑非其所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問巷為之改觀其後終于刑定官明清有其詩一帙至今尚存也序補官不知在何年月果如所言則序蓋不知世間有廉耻事而子諛欺罔之罪不容恕矣或者寇氏寔準之裔流落失身不諛後知之故以適序前賢多如此以無它書參考且附著之序今年尚書省批狀川路諸軍見耕營田除逃亡死絕外有占佃民間田地如人戶陳訴委本路常平司勘驗但有契書干照即行給還仍據本年合收營田租課令人戶承認送納與依見今營田免納二稅科須此以紹興三十年二月十八日知利州趙不愚乞將人戶識認營田租課取一年酌中數目與減半輸官工部看詳下都統制姚仲同總領所相度未知後如何丁巳右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行太守寺丞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 監登聞鼓院曹紱面對言建州邵武軍鄉鎮民間或以

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詔如所請專委直秘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詔奉行令詔燕懿王後昌國公世膺子

也 戊午直龍圖閣知平江府湯鵬舉罷以右正言張扶論其竊取悖直之名以濟貪污之行長惡不悛治郡亡狀故也先是扶入

對論明州通判黃卓費耗財用乞賜罷黜上諭以其他州縣官果有似此等人一一奏來扶奉詔而退後四日遂疏鵬舉上之卓罷在是

月甲 或謂卓與曹泳不相能扶所言蓋承其風旨爾 已未右通直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淪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

申成都府言新繁縣藥師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夾柱損壞及壁上

衣紋裂禮部乞許令修換粉飾從之御容本雍熙間僧道輝所
畫熙寧間趙抃初設欄楯帷帳以崇奉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
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設監守崇謁以時紹興
元年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鳳翔指宣撫
使張浚浚即遣使奉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玠更自興
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此安奉於是本院始有六聖御容
辛酉殿中侍御史徐嘉言直衛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悖逆害民
時已召愿中赴行在上覽疏謂大臣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
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乃與愿中宮觀令漳州居住
其隨行人馬官物差官前去交割壬戌上曰愿中既罷恐群蠻生
疑可檢舉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左中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 癸亥刑部
員外郎許興祖面對言仰惟陛下以至德要道臨御天下嘉與一
德大臣都俞一堂之上至誠惻怛仁民愛物靡不用其至焉故靈
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以彰至治臣切謂宜如漢齋房之歌
製為樂章登歌郊廟以荅揚神貺從之○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
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 丙寅左朝請郎張士襄主管台州崇道
觀從所請也 此為士襄責 監當事祖 丁卯南丹州刺史莫延沈為本州防
禦使依例給長生券月給鹽三百斤呂愿中之未罷也乞令延沈
盡承龔父官上可其奏且諭秦檜曰宜令施鉅諭諸蕃以愿中自

別以不法罷去於外國了不相干庶絕疑慮 戊辰右通直郎添
差通判衢州汪召錫直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
賞其許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召嗣已死欲與其弟
召錫推恩詔令除職上因言伯彥鈍而輕信在相州時先在朕之
左右故際會致大用秦檜曰陛下天命所集繫隆正統非相州守
臣之功而召錫因奏事上殿自擬父謚忠獻乞建定策之碑可見
其無識也上曰然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豈人力所能為也 己巳
直祕閣知福州方滋移知明州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加賜衣一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
匣塗金銀器二百兩衣着三百匹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使入
貢故有是命上諭宰執曰所授天祚及莫廷沈告勅卿等可祥視
仍與修改播告遠人欲令得體也秦檜時已病上顧檜曰昨醫者
謂卿膝弱令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稱謝○左朝請郎陳誠之
為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誠之服闋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乃有
是命○左從事郎莫及行國子正 八月丁丑左奉議郎知太宗
正丞兼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言縣令之職於民尤親近年以來
告訐成風善於其治或遭誣訴有司極其鍛鍊故作邑者懼禍之
及一切因循苟且為自全之計責其盡綏撫之方勢有不可欲望
聖慈付之有司畧為措置申嚴行下不惟以絕冤濫亦使能者知
勉以副陛下責成之意詔刑部措置申者 戊寅左朝散大夫汀

州居住趙令衿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委官專一拘管法寺
言令衿謗訕不遜故有是命 辛巳秦檜進乞差刑部尚書韓仲
通戶部侍郎曹泳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
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
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
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者
幣帛饗飧百官有司之事是其勢不得不取諸民然而聖人猶以
為不得已也由是量所用以賦之為之什一之法不敢有如焉過
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桀之道也不及乎此則君孰與足是務之
也二者聖人皆以為有罪也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惠養元元
愛惜生民欲國計之有無吾不知焉是賊國盜名之人也若夫利
下以益上獻佞以營私曰我欲為君充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
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由是觀之太上皇帝論臣所
言利害必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者蓋古者取民之法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近者臣僚論列趙令衿罪惡已蒙付之有
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內一項稱令衿與趙鼎之子汾終日開懷痛
飲臨別厚贖之且寄以書信未知所寄何人臣切謂汾故宰相之
子乃甘心與人通送書信決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
治則罪惡不彰為國產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
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修國子正王復並為監察御史修厭次人曹
泳之為小吏也嘗以贓污被劾修力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
驟除臺官人皆駭愕○右承議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王曉通判溫州曉會弟也 癸未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張震特
引對詔改合入官 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侍制提舉台州崇道

觀蘓符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旣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符軾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蔑視朝廷專欲沮壞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後乃變其說蓋有押闔之風也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尚書兵部侍郎○大理卿

張柄權刑部侍郎○祕書省正字洪遵兼權直學士院

但於此月壬辰書宰執進呈洪遵乞罷翰苑事壬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翰苑乃虛中獨負虛中既改除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他書參考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

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熊克小歷德元自吏部尚書除蓋誤○

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還戶部凡為絹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刑部員外郎張巖陳良翰並為大理少卿

己丑廣東經畧司言於占城國計置馴象來貢稱真臘國自要

進獻上曰祖宗時遇大禮須用此今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竣之可也○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

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壽右正言張扶監察

御史王葆並兼崇政殿說書○左朝請郎新知泰州王揚英直祕

閣知眉州○左文林郎行國子錄曹冠為左宣義郎冠特被引對

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冠引對在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承旨薛仲

邕面對論今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守貳不妄用不橫斂則郡縣無緣騷擾乞申嚴行下從之 壬辰宰執奏事次上曰頃韓

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今各散居非待遇之體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日近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御前請降不得科敷○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汪召錫共察之○權尚書兵部侍郎沈虛中依舊權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遵改兼權中書舍人遵乞罷權翰苑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

大夫昭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為言

檜荅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事見紹興八年十月因曰秦相亦今

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

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于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

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

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

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迹盖

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

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之所能為信哉○右廸功郎張

用和贈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尉捕賊死事本路提

刑司為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鐘世明乞四川諸

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

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

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
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
止行用鐵錢後以為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
邛嘉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
之民間闕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
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
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鑄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
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州置爐鼓鑄
嘉祐四年趙抃為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
民力是歲裕享赦文中行之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
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
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為宣
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者起
於紹聖三年其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籍定人戶家業數買南平
軍廣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
積監歲額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
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賫到進
奉表章方物并書信上宰相見聽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
十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熟事使臣引伴前來宰臣秦檜奏欲依
所請內獻宰臣等物乞說諭不當創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

順說諭不須創開新例。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肖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肖在秀州為秦檜立祠堂于學舍燹歸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即言今陰邪逆黨尚爾交結黃鼓衆聽撼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往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僕皆寄名帥司親兵月置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浚壽詩右宣教郎添差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又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樗南昌人也。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皂買賣文引乞取擾民乞申嚴法禁。○大理評事沈正度劄子論朝廷罷免行錢尚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虧價物望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辛丑詔臣寮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等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與免釐革。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彥傳為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右中大夫新知瀘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閩州周執羔改知夔州夔路諸州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漆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使誡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今一方驛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獻。此事不得其昧熊克小歷繫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右中奉末誤也是時執羔方知眉州今因執羔除帥附見。

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建炎要錄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為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置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賤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羨詔戶部看詳申省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上問在辛亥今聯書之丁未大理評事鞏衍面對論遠方受納人戶匹帛不應繩式者徃徃以退印為名用油墨損污或乾沒入官甚者掩為已有望申嚴禁止仍許

越訴詔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

李文會知瀘州○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知嚴州○左朝

散大夫直祕閣揚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

居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有田在

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數雖會赦猶有是命王明清揮塵錄稱

檜事蓋誤已辯之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泳言江淮荆湖廣福九

路上供錢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

總轄拘考緣鑄錢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兼管拘催驅考九路上

供錢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

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鑄錢官王彥傳本泳辟客故其所陳

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子

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吉也 丙辰大理評

事俞長吉面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醞不即

掩捕望許保伍告官重寘典憲詔申嚴買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

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令

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乙酉至是再踰年乃成凡五十

門詔鏤板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在法夏秋二稅

分立三限近年縣邑往往初限未周即行監拷望申嚴法禁從之

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鞬添差通

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堪充敷文閣侍制堪妻

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直寶文閣以
秦檜提舉編寬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
觀秦埴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面
對言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臣願申
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
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 丙子右朝請郎新知
無為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閣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
集于朝故有是命仍詔閣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
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戶二稅不得合兩令就整令戶
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經尚書省越訴 己卯軍器

監丞孫祖壽面對論川廣守令有闕違法差官俾之久攝妨公虐
民至有新授人不敢之任或有至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
有闕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即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
蔽闕次從之 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
欲為其子孫摸楷敦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
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
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 敦儒落致仕
在是月丙子 壬午禮部侍郎王
珉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柟為
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癸未右正言張扶言謹
按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

為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其門助為傲虐近者以沈長卿謗訕
為鄉人所訟平日所與唱和獨祖安為多及赴逮棘寺而鄭仲熊
叔姪力為營救州縣觀望為改易文字遂致漏網而祖安偃然自
恣益無忌憚每對人必盛談光之為人歎惜嗟恨謂不遇其時功
業弗遂一時無知群小為所簧鼓往往靡然從之毗陵去行朝不
遠而祖安負罪之人乃敢遨遊其間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
典刑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其存在申尚
書省庶不復為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右宣教郎添差通判
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近者太廟生靈芝九
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創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
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
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墳權負外郎趙遠等乞以諸處申到
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為旗從之王珉等申請在是月乙酉
何補龜鑑日蝕之變高宗
猶戒膳避殿而檜則以陰雲不見賀彗星之異高宗猶以寬民力
出滯獄降詔而康輿之以彗為不足畏檜則弁之改秩草木之瑞
高宗嘗謂不如鐵騎十萬而檜則繪芝草於旗矣高宗不敢有欺
天之心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蔽災異緣飾祥瑞以
文中與而為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
固寵之資耳徐嘉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肯披
露心腹遽發是言今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為寺官若不區
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胎貽國後惠望將汲罷斥濛別
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研究盡寔灼見其姦重寘典憲使陰邪

交結之徒稍知懲戢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承
議郎張初本農家子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
有娠於蓐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邵歸因此失心不復視
為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為人凶悖險詐
專事賈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謫籍其勢力猶可以
造張初父子之大福又能使舉世不敢言初此其力不小若不治
之則輕儇之徒觀望胡寅雖不附麗一朝為國生事悔之無及臣
身任言責豈敢避忌不為國家遠慮伏望付子有司正其罪名以
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
老交侵日就危懼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墳堪改差在外宮
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具
惠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
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初交結事先捕汾下大
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
節度使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
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
已病不能書矣 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校書郎
魏子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數文閣直學士吳獵言
秦檜病時大理寺官以趙汾等獄案上者檜夫人王氏却之語家
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
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
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嘗見蜀之老士人有為薛仲邕館客者
言仲邕時持案牘入檜卧內是時已擬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會
其疾篤乃已所謂五十三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

是也臣按此時仲邕以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仲邕乃曹泳甥與秦檜有連故得出入卧内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惜哉中興聖政大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撫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蓋檜之心大狠愎尤甚於章蔡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猶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瑀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秦已檜再請詔荅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特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熺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

有力方將同德之求處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熺祕不以聞但以滿盈求退為請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

幹辦府丁襪金帶已刻還内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子禮部侍郎堉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枬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

謀奏請除熺為宰相此以湯鵬舉劾疏修入疏稱十月二十一日謀薦即相位事附於此林泉野記乃稱董德元曹泳等於此不同○是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于南雄

州年六十八後謚忠宣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為少師並致仕詔秦熺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定錄院修撰塤敷文閣侍制提舉右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之政事臣嘗見故武學諭范子諒言秦檜當國執政官不敢獨奏事湯思退初入樞府一日檜擬除局務官二人上偶不付出檜疑之論思退今留身請其故思退連稱不敢檜曰此是檜意無傷也明日思退留身如所戒上見已驚曰有何事乃

不與秦檜同奏耶思退具白云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奏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檜意但其人多疑必謂臣更及他事且論言路擠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畧言檜專權蒙蔽之狀上頷之退至殿廡告以上意未至省已批出依奏檜甚喜其後臺諫數劾思退黨附秦檜之罪乞罷相上曰他人言檜擅權皆言於其死後獨思退於檜在日為朕言之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畧非黨也子該所言必有據故具載之

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謠動杜邪黨之窺覷林泉野記云熺尤恣橫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

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

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
奏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檜與浚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
浚飛既誅世忠亦罷浚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
大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謏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
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燁為狀元二十
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為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
頗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為
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闖微旨動靜必具知
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竒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
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
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
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
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
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政之美
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罷市權諫官匪
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
浚薨其房地宅緡日二百千其家獻于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
竅深阻世不可測喜賦吏惡庶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
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
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為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賦吏恣橫

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為壽歲數十萬其家富于左
歲數倍士大夫投書啟者臯夔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

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

自非檜親黨以下至富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

記本文自士大夫投書啟以下並據趙甦之遺史刪附聖相事詳其紹興十四年六月益國官屬事詳具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具二十三年正月王循交知建康府注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

為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悉留之樞府而

收其部曲以為御前諸軍息兵以來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

又以僧道太冗乃不鬻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

安至於志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

知檜跋扈祕之未發至是首劾燬致仕餘黨以竄逐天下咸仰英

斷焉

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

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久之○權尚

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沫特勒停新州安置右朝散郎守鴻

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

邕右朝請郎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傳左奉議郎提舉兩

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放罷日下押出門秦檜既死右

正言張扶乃奏詠肆為凶悖傲誕不遜招權怙勢以收人情監司

郡守必欲出其門下廣為死黨一或不然則必以事陰中之擯斥

廢罷者踵常相繼搢紳畏之視如鬼域近見太師秦檜不安未赴

朝參日與群小妄議朝政動搖國是專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

覲將致誤國殿中侍御史徐嘉言泳性資兇險貌狀姦雄威聲虐
焰震懾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授市井不逞之人結為
腹如朱敷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王彥傳者
贓污淫濫專事刻剝薛仲邕乃泳之甥蹤跡跪祕唯務躁進而泳
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為額外多方聚
歛較利之錙銖割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于道路甚者幸大臣之
有疾遂日與群小會聚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逆不臣
之心以搖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竄遠方以快天下仍
將郭儒師旦彥傳仲邕等並行罷黜使兇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
邪姦賊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詔敷文閣直學士
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
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
侍講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言正
言自来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
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
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之舊久為秦檜所逐故也 甲辰
秦檜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冲真先生○直
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秦熺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宮觀故有是命

○詔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王會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旼
兩易其任以秦熺言會臣親舅望令與旼兩易庶得相聚照顧家
屬故也○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葬事



建炎要錄卷一百七十

宋 李心傳 撰

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

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議汝于汝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

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日歷云汾故

徐嘉任御史日言其甘心與人遞送書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鞫治古有是命按此

乃與張浚行狀所書鞫治本意全不同必捨死後所擬也臣嘗聞前校書郎魏了

翁言吳玠在館中嘗云張浚謫永州杜門不通人惟不穴以通薪水一日有自

穴中擲身不者已困頓省其之拭往問之乃趙剛定者為拭言秦檜方起大獄

相公與某皆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別爾拭不敢以白浚微聞之召拭謂

日吾秦會之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南橐中有銀茗之苗其半汝奉父母歸

長沙其餘中分半以予趙以備海南之行可也又數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

擲身而下其以為謫命至大懼亟往視之卒困甚不能言指腰間小紙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鈞照後始命徹閤啓門獵潭州大舊游拭之門其言必有據故附著于此趙剛定未得其名當考

已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得八字為額煇言臣父際遇聖獲依未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月故也辛亥詔大理少卿張嶷與外任右宣教郎王錡直祕閣錡繼先孫以繼先郊祀合得薦秦恩澤而命之制曰朕疇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祕閣夫父祖之於子孫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子承吾賜而歸侍于側也汝克孝秀飛聽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陸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左中大夫直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張脩行右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謚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撰謚議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輔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陷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勲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効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為光祿寺丞烜梓子也煇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烜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敕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

否參知政事董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外增改十八條新添
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寬恤無所寬濫 右
司員外郎林一飛罷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鐘世明兼權郊祀
大禮提點一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祕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御史湯鵬
舉奏揚英寡廉鮮耻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
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熿為宰相必為我致力命下三月傲然
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故有是命 太常博士兼權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
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 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
一飛之兄弟恃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
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
家清要任使宰相用以酬門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飲恨而竊
笑之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以俯慰中外臣下積憤之心是
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柟天資
險詖賄賂狼籍冠章句鯁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
門復交結漕泳柟之奉使泳力與為地今冠為險正實正事之本
柟為奉使蓋國體所繫若不亟罷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士
而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以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柟相繼欺
罷 左奉議郎知池州青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

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堅網之也榮州刺史階成西河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吳拱兼知成州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匹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辦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數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苦朕安得知乎是日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后三日即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至大海西至直隸

北至交趾之驪州東北至吉陽軍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行三萬家其戎器以槍標旁牌竹弦弓無翎箭民有罪輕者答背罪重者籠而鄭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歐殺償之大畧如此時占城國王陽卜麻疊死其子鄒時蘭巴嗣立故遣使入貢焉

乙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柎罷用右正言張脩奏也已見脩又言曹泳先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日與鄭柎曹冠帝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之徒徇情辟差共為姦惡乞行下戶部及臨安府盡行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之姪先特祖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綴科第使其留行朝深慮造作語言動搖國是詔緯放罷 權尚書吏部侍郎

徐誥充大金賀生辰使 利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王彥特遷
保寧軍承宣使左部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游奕統制王喜中部
統制傅忠信右部統制李思顏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吳
璘楊政言彥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 右武大夫
劉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方累該赦
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應刺面不刺
面配軍編管羈管人等內命官具元犯因依聞奏其永不移放人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巨蠹人錄元
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折奏裁當議看詳特與量移勘
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憫可令刑部看詳
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歸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
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為萬
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為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上幸秦檜第臨奠面諭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貺罷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
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貺以祖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
令與三畏兩易上曰貺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喧
可直與宮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
平安甚當三畏復職必三省所擬也能克小歷 左朝奉郎主管

載一語減去甚當二字遂其失實

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九年至是
已卒十一月二日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官觀任便居
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
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
之平如此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
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速治之

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網落致仕召赴行在 報信軍承宣使提舉
萬壽觀曹勛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為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
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無弄法莫此為甚比恐尚爾任情
互罷舊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
濫副朕丁寧之諭 詔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
與轉兩官依條回授 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
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提刑司
取勘聞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
錫倚恃榮勢姦濫貪污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特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
族淡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感悉此意有不悛者令
御史臺彈奏當重寘于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
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

諸路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或準前違戾許臣等具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于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臣任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奏可即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賴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失於舉覺別因事彰露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弊當如此奏行上又三省行首司賈雱罪惡其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儂為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祕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諤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儂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憫之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於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諤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儂始今諤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鐘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覽除目曰世明廉謹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但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今可諭朕此意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誥誡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龔鑒恃勢忘乞放罷仍差知揚州樓璣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往來之也須欲得人

聞璫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差遣 三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與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夕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况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其後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其中省取旨 敷文閣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陛下慎簡郡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溢中興之治可以特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薨之前曾遣林一飛鄭柟秦埴計會臺諫奏請秦熺為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猶且指望熺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不能無擬惑臣切見熺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且如乞王會知建康其辦父之葬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臣者一路軍兵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熺共集檜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白以承脩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直祕閣知太平州王昫右朝請郎知宣州王鑄直祕閣知廬州鄭橋直祕閣新知嚴州震直敷文閣知明州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昫附勢作威寡廉鮮恥鑄專事

誦諛出官未久遽得監司卽守僑年不通世務沉湎貪饕震不歷
州縣驟躡監司頃為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橫
姦賊狼籍自楚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
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
美祿一家有煖衣飽食之幸而孤寒遠宦數年不得差遣終身有
號寒啼饑之憂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昫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
孤寒之心故皆黜之鑄今年七月乙未自江東轉運判官改知宣州初和州州學教授
盧傳霖嘗作雪詩有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煖日寒風盡蕩摩右朝
散郎通判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傳霖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
罷之尋復令傳霖還任傳霖十一月戊寅還任

壬申國子祭酒兼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扶頃為明
州教授奴事曹泳夤緣改官用泳之薦遂為正言凡有奏陳盡出
泳口豈能為學者模範故也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
兼權禮部員外郎趙遠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不附權
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遠因奏言路
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
之此據周麟之所撰達墓誌修入他書並無之按達今年二月入
館至檜薨僅半年未為次如董德元湯思退林機葛立方王
曠皆檜所親厚者曠入館踰年立方思退皆二年機二年方除
郎德元亦二年半方除察官則達亦未為滯也且據麟之所云附
此更頃皇叔宣州觀察使知內外宗正事士衍轉一官再任
保信軍承宣使曹勛知閣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右正言張修奏

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淪左承事郎添差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左奉議郎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躡清顯附下罔本妄立異議宰相曾不以為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詔並罷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兌以大臣之姪婿累冒差除唯知諂事曹泳浙東提舉闕官泳何與焉輒敢以兌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省詳監司即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

行下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逆去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迺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貽咎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建康府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履知太平州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熇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背况熇身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歸建康上從之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

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高郵人也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諸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柳州居住万候高_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高仍復左通奉大夫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柳州安置光年八十矣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何麒勒傳人前左朝散郎直顯謨閣興化軍居住徐林並放遂便 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為建武軍承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捧為隨州觀察使皆以積闕遷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万候高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十人務要真材實能不得輒徇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續以宮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後來奉使之戒左朝奉郎直祕閣楊傑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左宣教郎直祕閣楊傑為將作監丞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賣緣幸會遽躡版曹而為時相管莊自為苟賤敷文閣侍制曹

筠因秦檜薦為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直學士徐琛貪污叨竊詔並奪職罷祠 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璨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璨不為秦檜所去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矩為父讞請謚執政乞下太常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遲滯可特賜謚等便與議定進呈於是賜謚忠介大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王大寶向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錄一本留中以進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鄉等可與行在差遣董德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鄉等適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及謀繫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啓釋出之因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落職以右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為不法故也明年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事詔舉除名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万侯尚除名勒停前右朝請郎直祕閣南劍州編管人夏珙勒停前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羈管人王良存徐名勒停前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穎並放令逐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官資者不
得以冒賞罪之內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月八日指揮改正令
後準此翌日執政奏臣等未諭此意上曰只為十三年以前立功
將士有曾將決配甚非朕意時上喜見顏間又曰今後文字有疑
處次日可復將上執政又奏熙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
問客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恐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
郎南海軍居住鄭億年再責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 右

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
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魏良臣章疏稱所薦張松自知縣造
朝輒除即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
事抵今二十七日廣西經畧司
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當考 已郊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

崇為監察御史方崇海陵人湯鵬舉所薦也直龍圖閣知紹興府
趙士彰為時相家作媒畢婚嫁故連作帥臣進陞祕職百之與秦
埴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賊鮐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
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
獨賊鮐淮白皆宗祖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為察官以不合檜
故峻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黃然傷斃
庸懦昨為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計漫無惜畫將一路常賦妄行
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陳則曰此曹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為江

東提刑案牘積壓一聽人吏乞與官觀差遣以協望從之 左朝
散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為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
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城競事刻剝重為民蠹者其事
未易縷數據其尤者則羨餘不可不禁才攝不可不罷苞苴所當
戢宴飲所當節欲望嚴申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 監司彈奏
重寘典憲庶幾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
依此申嚴行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
郎張常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并壽詩
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訐衢州寄居官趙
令衿有謗訕語言有朝散郎范洵告訐和州教授盧傳霖作雪詩
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
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
幹辦公事王洧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
等事追官勒傳人前右通直郎明州勤縣丞王肇誣告程緯慢上
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
任監潭州相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
後有嘲訕語言致興大獄福州進士鄭熹告吳元美譏謗等事上
曰此等湏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在惋感召和氣於
是並除名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熹雷

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鈇子端行蜀人祖孝聞
崇寧不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死父子純建炎間為右
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浚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
罪後不知所終黃敏求以王明清揮塵前錄修入但錄稱雍安行忠
小誤鄭犯賈子辰未知何時行遣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荆門軍
編管人范彥揮坐作夏日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編管人王趨生
與李光通及借人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
在言語特勒
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蘇師德坐其子撰常同祭
除名勒前
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辨撰小
右承務郎紹興府羈
管人李孟津坐鼓鑼為州人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
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旬坐怨望
特勒停前右朝
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坐依隨
並放令逐便詔諸樸買坊
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舉改正此當
是為
罷諸軍酒坊
酒庫張本秘書省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趙達左宣
教郎通判徽州周麟之並為著作佐郎達仍兼權中書舍人 是
制授占城蕃首鄒時蘭巴懷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占城國王散官
檢校官憲御勲邑如故事加賜寬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着百匹
金花銀器二百兩衣着百匹銀帛千匹兩又以其進奉使陸達麻
為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襲衣着辭日皆
賜衣服器幣有差

甲申御筆體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
魏良臣奏曰忠原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榜宮須宰相
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
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
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德所以待國
戚之體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
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敷文閣待制
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宗穎行尚書兵
部郎中 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 詔除名勒停前
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邵大受 坐朋附范同 浮言無稽 前左從政郎武岡軍
編管人芮燧 坐賦牡丹 花詩怨望 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 坐上李 光書詆
和 議前左廸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廸功郎肇府編管人賈子
展 坐酒後有 嘲訕語言 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元官煒渡海而卒 徽猷閣待
制致仕陳橐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
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
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負者也望
將德元罷黜以為貪進無耻之戒右在言張修言仰惟陛下
聰明灼見大臣前此專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于政者奮由英

斷旋加斥逐中外之人獲覩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歡呼
鼓舞稽顙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著物議沸
騰乃尚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賤竄以昭天下四海
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畏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
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
元為侍御史與之交通令憚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
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群小得計相為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
此實臺諫附會以致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
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造退猶洋洋然不以為耻處
廟堂舉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
奏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偶於謄錄處取號而得秦墳卷子
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損之試卷更相自慶而
德元復對衆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
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為相是真不量力
取笑於一時莫此為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為諂奉權貴妄意
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
知之懲一勸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
宰臣職事以來兩月餘矣才力不逮智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
知耻况復歷官未久驟躡政機徒知歸德於時不知恩出於陛
下近日擅支激賞庫錢物犒設胥吏誠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

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寔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為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克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耻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耶人皆傳之以為笑德元貪鄙如此尚德資政學士而竊官祠厚祿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鐫褫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耻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媚竈之策間不一歲來參萬机權舍人趙達所行也 左朝散郎通判明州凌哲又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為監察御史湯

鵬舉薦之也

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二年三月

溥入見首論天子

之耳目所持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等陛下勵精求治專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謂庸矣而臣竊恠州縣之間貪吏為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群守不訶徃徃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為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謂州縣之貪吏群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群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匿姦而貪吏亦將斂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為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故敢為陛下言之伏望睿慈斷以必

則實惠民天下幸甚從之

溥奏下在十三日丙戌蓋此日引對所上也

右司員外郎

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契勘天下財賦窠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事實一體戶部關之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券食錢三十萬紙又於數內尅還給闕子錢而戶部窠名錢物又有為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睿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窠名撥歸戶部每月以實闕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路有絕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內節次者指揮撥赴常平司措置其間州縣官吏往往應副形勢有力之家量力租課佃賃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稅歲計之用

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

右承議郎謝伋知處州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制詞綦叔後之文禴職告詞

謝任伯之文暴謝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
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丁郊歲上詔毀宰執拜罷
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
劉子自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
旨下台州從彼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黨曹泳為擇酷吏劉
景者權守天台專欲鞠勘景思時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
事之次日捕吏追連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景思
自必死將抵都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儀一見執禮甚恭
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巨測是晚置酒延生間笑語
極歡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諭旬景思拜處牧之命然終
不知所與之獄謂何也按此所云謝克家草秦檜制詞及丁郊歲
毀拜罷錄乙亥歲秦檜乞下台州取索御札皆小誤前已辨之劉
景今年四月已
丑差知台州
初坐不告沈長卿謗
訕事勤歸建州本貫

詔右通直郎陳祖安令逐便以刑部檢舉也安

丙戌武恭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敷文閣待制潭州張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平常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欲差帥潭州見任人張柄與官祠上曰甚善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州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大臣有父執之舊濫被任使貪污不法也

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徐嘉曾與臣議除煬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復雖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思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參知政事魏良臣等言仰惟國家累聖相承法令全備以為萬世不易之典自比年以來間有一時申請權宜而行其間致與祖宗成法有相抵牾者臣等近面奉聖訓國家政事當並遵祖宗舊制欲望特降睿旨令省部節次條具續降申明指揮付有司看詳可否取旨施行庶與舊法罔或背戾又言朝廷偃兵息民于今十五年矣典章文物粲然備具惟是衣冠舊制徂於近習競以紫衫為自便之服公卿皂隸混為一區甚非所以明等威定民志也欲望除諸軍將校許服紫衫外自餘並依承平舊制施行仍自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一日為始皆從之詔比年諸軍統兵官類多私役軍士至於託名回易贍軍以茶鹽布帛之屬數

配倍取價直因致貧乏可令刑部行下諸軍如或依前違犯在內御史在外委總領官按察劾奏三省樞密院取旨重寘典憲如按劾官司知而不糾與同罪 徽猷閣待制張綱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張修為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凌哲為右正言 左朝

散郎葛立方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葛鄰題立方文集後云太上更該始除參知政事而言者乃謂賂該之子得之後議該者往往以爲口實而伯父亦卒以此一跌不復伯父既捐館諸孤上書叫閣下其事於吏刑部而吏刑部考究狀甚白謂伯父除即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沈該除參知政事乃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黃中為祕書省校書郎中進士廷

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御筆敷文閣學士王會落

職罷官觀 後九日 詔應召赴行在臣寮入國門日令即時具狀

聞奏 右朝奉郎通判袁州蔡揮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 初

見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 左承議郎充兩浙東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何逢原

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詔

追官勒停人趙令衿復左朝請大夫追官勒停人闕大鈞除名勒

停人元不代復右朝散大夫万俟卨止復朝散大夫 止明年四月 范

彥輝復左朝請郎李孟堅王之奇王之荀並復右承務郎勒停

人蘓師德復右承議郎

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名還入見上曰秦檜

何忌鄉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

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
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
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讚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
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敷文
閣直學士知泉州陳誠之為翰林學士誠之至泉終數日也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詒湯思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
卿等皆預有力今日尤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變以為宗社無
窮之慶良臣等唯唯奉詔 左奉議郎知太宗正丞兼權工部員

外郎王珪面對即日除監察御史 日歷紹興三十年八月沈介論

巧入湯鵬舉濫陞御史按前後薦除察官例引對今日歷所書乃
云某官王珪輪當面對則蓋非薦對也珪除御史詰詞有云爾社

于朝知之者鮮一言之間朕乃得之則非臺端所薦可知又按秦
檜死日宰士止有右司林一飛一員而曹冠權檢正右司自去年
六月張士襄遷後更不除人或珪所權即左司也然工部郎官
題名止書珪遷臺察不云珪改權都司介所云更當詳考

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 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

循州編管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特檜與熺之親黨
致身禁從出守便郡置田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
於私宅恬不知耻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為貪酷其
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逮移明州益嚴其
禁加之違法橫斂託名羨餘貯之別庫謂之措置曹泳嘗唱之於
前已不堪其弊矣至會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稅場
以括剋商旅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為未足也則又侵奪諸司

正額之悉充措置之數及其還朝席卷而去帑藏為之一空凡典
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多擇以自隨所至蕭
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於華侈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望投
竄遐裔以為臣子慢令賊民之戒上謂魏良臣等曰會所至狼籍
止緣恃秦檜之勢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 太尉御
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乞赴闕奏事詔不許

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赴史館上曰此等極有不足
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

中興聖政史臣曰中興以來
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

光有大德之祥赤芝應建炎之號禾穗生於枯桔甘
露降於潛邸此其尤怪誕也聖諭及此欲屏絕之也

上曰近日

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

為民害祖宗舊法止宗室戚里添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離

軍將校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數十人不無怨嗟然愛惜民

力要當如此魏良臣等言容續次修具取旨

熊克小歷止書詔
罷添差官五字

左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守太常少卿左朝奉
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試祕書少監左朝散郎呂廣問
為尚書禮部員外郎三人皆為秦檜所抑久于外故上擢用之

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充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既蠲蜀民舊逋而敷文閣待制知成
都府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馮光邦賊殺不辜為監
司按治行中以光邦為秦檜所厚反坐告者杖脊編管朝廷知其

不可任乃召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左朝請大夫折彥質復端明
殿學士左朝議大夫 左文林郎衢州州學教授胡沂左從政郎
宣州州學教授葉謙亨並為祕書省正字 右奉議郎莫濛復為
大理評事 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祝閱行宗正寺主簿左承議
郎朱夏卿行司農主簿閱德興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
是命 閏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除盱眙其後言者 左從政

論閔知海鹽縣作將覺堂由此除宗簿恐誤
即范成象行太學錄成象成大兄也 責授左承事即將作少監
分司南京朱翌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 降授右承務郎趙汾
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
承議郎 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 直祕

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齊旦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
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旦奴事權臣臧尅益
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恥違法貪饕故皆黜之
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輿之贓濫
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
補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
之頃在平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蘓
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殛以為臣下贓汙告訐之戒詔並除名勒
停與之送欽州樗高州編管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
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嚴尚未止絕蓋緣出賣器四其

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限半月並拘
催入官嚴行禁止其犯人不諭輕重並押赴鑄錢監充役官吏知
而不覺者從違制論仍行放罷論逐路坑冶興廢不常難以立為
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為銅上下期於脫責今欲
令逐路提刑司逐官檢視坑冶所出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抑勒
其全無所出去處即保明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
界蓋緣場務官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逃
尉并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違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色人
及徒伴告首即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有銅寶興發去
處官司量支貸聽人戶隨多寡輸納不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
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膽水興廢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太學士
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
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來卿等除用人材無盡公想見
外議皆以為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
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
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 御史臺主簿張賢為國
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為太府寺主簿洪義子也 詔直祕閣
知荆南府孫汝翼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霽職
事不修唯務接尅可並罷 直祕閣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罷以淮

轉運判官王秬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 詔
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是監察御史王
珪以太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於富國裕民今四境無虞
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之人多致流離死徙不能自存且以
目前利害之蠹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稅之弊大率加耗之入或
過於正教官歲一歲之租而人輸兩倍之賦中下之家逃租棄產
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公肆斂取無所
畏憚唯其所說可以藉口循習之久不以為恠也臣愚以謂莫若
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為定例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
所預索必重寘典憲不唯少寬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
以喻此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霍蠡復直徽
猷閣為京西路轉運副使 左朝請大夫熊彥詩知鄂州 左中
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復直龍圖閣 除名勒停人王
趨復右朝奉大夫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戊戌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一止被召
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三
思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諂事王會遂得教官學會之去朝復附
曹泳以短卷密疏人事于泳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
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于紫宸殿 詔傳醴泉觀使信安郡王

孟忠厚押百官班。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謂也。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為尚書司封員外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張晟為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歲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筈擾民想皆曹泳趙士彰所為魏良臣曰不獨越之箭筈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千宣之蜂兒每斤三四十千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取臨安府只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住者良臣等曰陛下

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昭信軍承宣使潘端卿依舊御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任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內魚州事者依本法。

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不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加封漢將龐統為通惠威烈候。廟在榮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一人。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都。即下遣叅知政事馮長

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據亮錄

建炎要錄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有六年

歲次丙子
煬王亮正隆元年

金海陵

春正月

按是月
癸丑朔

丁未資政

殿學士^王想舉江州太平興宮樓焯知宣州○右朝請大夫知信州

黃仁榮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仁榮浦城人也上曰信州亦須擇

人昨宰臣搜水晶極擾人如林机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

康國為浙漕進台州螺鈿椅桌陛下即命焚之至今四方歎誦聖

德上楷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鈿上又曰往日

宮殿幕帟皆文繡朕今並不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良臣等

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戊申左朝散郎張九成復

秘閣修撰知溫州直祕閣新知廣州陳璘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



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
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璫本檜所荐謂其材可作帥後自桂
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魏良臣曰人多推其材可用上乃
從之陳璫桂州召還事見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溫民久困重歛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
八九成曰重歛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悅端
明殿學士折彥質知廣州○直祕閣知湖州郭瑛充祕閣修撰主
管台州崇道觀○左朝散郎徐林守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
馬錢糧○已酉左奉議樊光遠為祕書丞左朝散郎邵大受知大
宗正丞光遠以論事忤秦檜去國十六年上欲用為臺官故召○
左朝散大夫傅雱知韶州○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玘權
吏部侍郎徐嘉猷時玘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郎史湯鵬奏論二
人皆以諂事秦檜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奸邪無一事裨補時
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為使公然受所
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為定例更抑勒使臣陪買私覲其無恥
如此一時傳播以為笑談乞賜罷黜以振起禮義廉恥之風故有
是命○殿中侍御史湯舉舉言今科舉之法名寔存亡或先期以
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
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况時
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奭親舊得占
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

司草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左通直郎所擬差知平江府崑山縣李庚充御史臺主簿庚臨海人湯鵬舉所荐也○壬子祕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太學前廊職事於今有不次選之文比來多有不安分者者多方請託濫居其列乞立為定格以上舍有行藝者充不則取之內舍庶息謗議從之○尚書省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稅場太密收稅處多欲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開具將相去連接之處裁酌減併以寬商賈如縣道稅務不可減即與免過稅仍許豁除省額如此則商賈行而貨財通矣從之○右朝散郎知復州章燾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欲每一都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即合併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戶長亦乞通行雇募侯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差選責使歸業人戶安業耕種寔為利便刑部尚書韓仲通着詳依所乞其淮南東西路亦合一体施行詔戶部行下○降授左朝奉大夫楊揆復左朝散大夫直祕閣尋知全州○詔承信郎殿前司自郊郭振累經赦宥可與復元官除落過名差充將官○癸丑詔州縣有犯疆竄盜須管督責巡尉嚴限收捕不得抑令鄰保出備賞錢所通窩藏及寄贓等入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親行審問詣寔方得勾追如有虛妄加本罪一等若承勘官司教令供通人吏決配勘官取旨黜責時言者

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捕百端擾之及捕到官却令攤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於是降旨行下○翰林學士陳誠之兼讀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宗政殿說書自秦熹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行侍御史左朝奉郎通判宣州沈大廉為監察御史大廉永嘉人也○左朝散郎通判廣州汪應辰守尚書吏部郎中○右奉議郎張巖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右正言凌哲論巖刻薄皮忍果於為惡諂事曹泳相為腹心泳所不快之人則誣以不測之罪付之棘寺巖每得之必極力煨煉傳成其獄今雖外任指揮未嘗顯正其罪士論未厭故有是命○是日執政治入新第東位魏良臣居之中位沈該居之西位湯思退居之於是良臣等稱謝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濕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乙卯尚書省勘會命官諸色人犯罪過赦恩本斷刑名合行原免刑部尚具例請降特旨并不遇赦合奏裁之人亦具重例請降特旨未稱寬恤之意今後並令刑部遵條赦條施行其不遇赦合奏裁案狀不得一槩擬例請降特旨如事理重害即具例申省取旨○詔孟庾路允迪家屬令信州廣德軍並放逐便以尚書省檢舉也 丙辰執政進呈新除觀文殿大學士

判洪州張浚丁內歎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少傅寧遠軍師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諸軍入隊官兵依時教閱不曾有闕人數兼無私役軍士外逐軍雖有酒坊解庫房廊鹽米等鋪各和雇百姓開張依市價出賣即不曾敷配軍士皆係外入利源內主管錢物係不入隊人逐軍統制等掌管各有簿曆製造軍器舟舡軍裝買馬修蓋寨屋添支激犒盡是贍軍不可暫闕並無分文私用別無違戾委是難以任罷臣今將自紹興十一年至今年終諸軍收支過錢數謹具進呈伏望特降睿旨除前項寔係贍軍回易許令依舊外其私自違戾去處即依已降指揮施行詔解庫房廊官莊藥鋪並令本軍召募百姓開張種佃即不得投使兵士餘依已降指揮其舊係買撲坊場令常平司拘杖依條施行如係城廓開張酒店令戶部總領司拘收先是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請罷諸軍回易事已行故存中以為請降二月丁巳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左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為御史至是出之。左朝散大夫楊朴朴資陽人己見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誠如聖訓。戊午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遷少師判平江府。庚申築兩相第於都省之北。是夜雷。癸亥擢尚書工部侍郎丁晏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晏

明徒以秦嬗之妻父遂躡清要四方不服故也。○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復徽猷閣待制唐傳為呂頤浩所喜
故秦檜久仰之。○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大聲知鎮江府。○左朝
郎嚴抑知信州。○右奉議郎王義賓言竊見故建寧軍承宣使解
潛歷事四朝十任方面頃守代州首抗議燕山之役已而得罪罷
黜逮淵聖嗣位復加擢用建炎間盜賊蠱起分鎮荆南首尾六年
尋蒙召還三總還衛昨緣與大臣不合以祠祿罷居平江後來知
府王暎到任承其風旨媒孽以事責南安軍安置含恨而死今其
子亦已物故諸孫零丁嗷然在遠伏乞許令歸葬不使宣勞之臣
遺骨遐裔寔公朝美事從之。○詔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兩浙西
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禛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
監朱珪並罷見任其已轉左武大夫并禛改差江東副總管珪改
差江東兵馬鈐轄指揮更不施行先是秦熺援張家家給使例乞
轉官詔依所乞權中書舍人趙達已草詞趙達外制集勅朕於大
臣死生之際未嘗不用
極極也既旌其忠卹其家猶以為未也而又錄宿所指令之人崇
其官而顯其身豈非以示朕體貌始終不替之眷也欵禛等服勤
吾丞相府久矣府廢而恩加焉故畀以戎麾而權兵部侍郎兼權
邊秩超資恩意甚渥益勤忠孝無斁無息而權兵部侍郎兼權
給事中沈虛中言禛等於國家曾無橫草之功超資越授僉論不
平故有是命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
大學士故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按
紹興十四年四月已復左朝散大夫落分司十四年六月再降授
左朝散議郎依舊宮殿觀未知何時又責祕少當考並追復資也

故責授濠州團諫副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先是右正言凌晷論迺者郊丘肆赦凡命官因事編置流竄之人輕者原放重者量移或乃盡復原官還其職任四方萬里莫不歌詠載路鼓舞增氣甚盛德也然臣尚念有負罪之死越在異土者未蒙檢舉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條具以聞取自聖裁以次推行庶幾深仁厚澤下漏泉壤及是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遷謫之人自郊祀赦降及節次檢舉盡行牽復士大夫翕然稱快魏良臣等曰陛下深仁厚澤昭天漏泉天下幸甚因奏孫近亦已死於貶所上為之惻然又進呈胡思先因沮壞經界得罪乞追復元官上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為不善但恐反以為擾今諸路往往多中輟良臣曰臣查昨備員廬州親覩其害嘗以五事歷陳時宰意頗不樂上曰須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於是昂等皆復舊職而思亦復左朝議大夫○故左散散大夫昭州編管人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侍御史湯鵬舉言臣恭覩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聖旨今後不歷知縣人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立為永法以革重內輕外之弊此陛下加惠庶工一均覆燾帝王之高致萬世之良法也自茲後宰臣容私公道不行非親與舊非奸與佞安得與侍從之選豈容曾任知縣者得除監司郎官耶臣伏乞睿旨申嚴宰執使良法美意不為空文而

推行之以革重內輕外之弊以慰安臣下之心上可其奏因諭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內親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路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練歷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政事通曉民情則事事便可裁決○監察御史周方崇為殿中侍御史○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孫道夫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左朝散郎唐文若行光祿寺丞文若庚子也庚山人大觀忠中京畿提舉○右承議郎新通判嘉州黃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榜首用昂甲恩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枉道何益徑從外銓調嘉州州學主考第改官從宦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該以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貢仁壽人初見紹興五年○左奉議郎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允文祺子沈該所荐也按孫道夫唐文若黃貢及允文即沈該所呈蜀中人才也

○乙丑吏部侍郎張剛言監司所以督責守令而比年以來所有奸貪不法未嘗有按發者此無他蓋由資淺望輕而不敢誰何或以識暗才劣而不能廉察也欲望今後監司有關須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經朝廷擢用或曾任郡守治狀顯著者為之所貴位望兼重而可以付之權材能已試而足以舉其職庶守令皆知奉法不負陛下宵旰圖治之意從之○左太中大夫知婺州李椿年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至刻剝陰取係省錢名為平準務盡籠一

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復以官錢賒貸與民日收其利謂之放課及結甲納苗米置圈令市猪羊等凡十数事故黜之。○忠翊郎閣門祗候劉懃秉義郎閣門祗候劉愿並為閣門宣贊舍人。○丙寅皇伯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新知紹興府周葵權尚書礼部侍郎。○左朝散郎知筠州凌景夏守軍器監景夏入對言陛下臨御以來留神刑獄屢下明詔戒飭治獄之吏薄海內外同心愛戴然而有司拘於法令如大辟前勘官吏收坐者有一案推結之文歷時既久官吏或有事故或在遠方文移取會動經歲月坐獄之人不免淹繫臣待罪筠州本州見禁婦人阿羅殺夫陳德公事大情已定獄案已上正拘此條未有決遣之期臣契勘阿羅自紹興二十一年入獄今已五年欲望睿慈委刑部取案看詳如阿羅情節別無未圓先降指揮檢斷其前勘不寔官吏續次施行仍乞立為定制庶不致久淹刑禁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從之。○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宗凌哲為臺諫察官具員近世所未有。○左從事郎監車輅院趙靡充勅令所刪定官。靡密子初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特勒停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左通直郎知台州劉景右朝請大夫知楚州盧適適並罷侍御史湯鵬舉論泳懷奸挾勢狗彘不食其餘頃為衢州酒稅官正以贓敗監司按之劉

景輩三四人與之營救及景倖廣州而泳已權戶部侍郎遂竭廣州之土宜以厭滿泳所欲泳遂荐景於檜而得台州盧適父益之為樞密也泳為之使臣泳叻竊從官遂除楚州臣竊為泳之過惡其在兩浙為漕臨安為守將官錢官物餽送檜之父子及坟并婢僕等於常例外輒更增添如買花石獸時新搜求難得之貨於常縷數至為戶部侍郎即以正入案名錢物用充羨餘將合收財用擅申住罷以鈞時譽是誠何心哉論其公取竊取又不可以數計臣又採公論以謂李光若無罪犯遠竄海島而泳罪惡貫盈止貶新州乞將景適特賜罷黜將泳竄之海上以為臣下朋比之戒故有是命○丁卯右朝請郎孟充知大宗正丞翌日又以其弟右宣義郎嵩為軍器監主簿二人皆忠厚子也○戊辰執政進呈諸州徐免黃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為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進呈戶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寅緣為奸又復催理擾人即與除放甚善○樞密院編修官吳埭言傾因臣僚建議增置民事之科應緣民事被罪者並不得注知州軍通判知縣差遣夫守令通判親民之官苟有所犯未有不干涉於民者使其人寔有奸貪而犯贓私之罪則以以重法固不足恤萬一素行廉勤隅陷公過而或傳致於民事遂令終身不入親民之選則人才必有廢棄者豈不重可

惜哉又况刀筆之吏因此執疑似之迹故生沮難或致交通賄賂
為害不細一時權臣欲專予奪之柄故不肯遽罷但令申取朝廷
指揮殊不以紊亂祖宗法度為意欲望睿旨將吏部民事一條早
賜蠲除所有百官注擬及公私贓物罪格法並依舊制施行庶幾
法令簡民易於遵守從之。○左朝議大夫直秘閣趙令詔陞秘閣
修撰知台州令詔既封安定郡王至是以爵讓其從兄今衿故有
是命。○宜州觀察使知金州姚仲為清遠軍承宣使以積闕遷也
○詔昭化軍承宣使知閣門事錢愷所生母太碩人田氏特封永
國太夫人張遇之寇真州也秦魯國大長公主家人頗為所掠故
田氏亦失所在其後愷於淮南求得之至是愷以任子恩四資請
益其母封號遂有是命。○戶部言今年分民戶畸零租稅欲令依
見行條法折納錢價如願與別戶合鈔納本色者聽秦檜之未覈
畫者令州縣不得合零就整元音在去至是兼權侍郎鍾世明以
為恐奉行抵牾却致擾民遂從之。○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
人限五日出門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紹興五
年五月
五十四日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二日又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
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旨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九日郡守年及七
十之人許自陳官規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二日遂項更不遵行從吏部請也。○
詔江浙荆湖諸路昭紹興二十二年以前未起諸色錢物租稅等
其形勢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目並與除放令州軍

日下銷落簿籍如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庚午左朝散郎劉嶸為大理正左朝奉郎何涇奉議郎楊邦弼並為大理寺丞三人嘗為禮官學官上覽除目曰理寺官俱無出身正宜參用士人又進呈近來士風萎靡諂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屢求換易不量資序而超躡于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可具名聞奏當議黜責遂降詔如所請。○左朝奉郎通判廣慶府黃公度引見上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有餘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上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上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左中大夫知常州沈調知揚州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榮凝知常州。○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柎入辭柎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嶲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為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裕民川蜀蠲減虛額人受其賜更乞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携幼共聞德音上曰卿嘗上書論列領首者久之柎重子也。○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仰惟朝廷行寬大之政異時士大夫以疑似涉謗皆已赦除流落者得生還除名者得仕宦人神歡悅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竊見昨降指揮取索福建四

四川等路私雕印文書赴監看詳取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將近世
名公文集盡行毀板不問是非玉石俱焚真偽兩失不足以稱朝
廷寬大本意欲乞特降指揮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
委自所屬依法詳定更不須發赴國子監及提舉祕書省庶幾知
聖朝無有所諱天下幸甚從之○二月癸酉朔左朝請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入對才邵言近年以來居監司郡守之
任者多迎合大臣私意鎮靜之說專務因循無所舉劾遂使郡縣
之間奸貪官吏倚法營私以困期民民間受弊莫甚於受納追催
差役三事米則多加合數絹則抑取輕賤計則浮費已過正數追
催官物本屬戶長今則遂至於差土豪土軍鄉民驚擾民間田業
自經界之後稅產高低灼然易見差役自上及下夫復何疑滑吏
意在求賄每闕一名必追十數戶請求脫免所費不貲觸類而隨
長之端緒寔多為害不一望委諸路監司廣加詢訪凡民間利病
官吏侵漁無有巨細咸得以聞仍乞類聚委官看詳條具本末取
決聖裁詳為法禁寔天下之幸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
宜速行之 是日金主亮大赦改元正隆制詞畧曰顧赦宥之為
弊在史籍以具陳又嘗念無知之民多誤入有司之法慮或罹於
冤枉宜並賜於哀矜庶導至和肆因更私自正隆元年二月朔以
前除正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外除之此據耿編詔本○甲戌執政進
呈太府少卿兼權吏部侍郎許興古看詳右奉議郎魯冲上書論

郡邑弊事云臣前宜興縣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錢地錢租絲租紵錢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打舡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畧無虛日興古卽詳州縣若造舡隻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又國家休兵既久諸州不輟打造軍器及發納料物數不少又諸軍亦以土糞錢不住煎造似亦不閑欲望量與減免冲又論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執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頗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斂為務則以稱職聞是使為令者終日惴惴唯財賦是念祈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

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興古者詳冲所論誠中今日之陞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今若罷去猷羨餘除放民間積欠與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仰祈明天子寬恤愛民之意上可其請曰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已如山積諸軍亦自製米諸州每歲發納物料可與減免所役工匠太多亦宜減放發還於是批旨行下三月丁卯施行○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為省試參詳官私取秦墳且素無廉聲巧貪富貴不當留在侍從故也 左朝請大夫劉才邵權尚書工部侍郎 乙亥上曰近

榮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當是時張浚趙鼎以軍興
窘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
臣曰已令鍾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
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
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先是建炎中趙鼎為四川大漕始變
酒法置隔釀設官主之其法聽民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
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酷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
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為病庭安仁人時以左朝奉大夫除知
榮州前四日入辭因奏其事上問之庭曰酒戶入易出難必至傷
殘而已已從其便則無難矣上曰當付之漕臣於是命總領所與

諸路轉運司措置

明年正月辛亥申到。何浦龜鑑總所征權之

之大禮錢帛各令減半沈該言之至論折閱稱提之說乃謂但得
官中常有錢萬緡遇減價則用錢自買方得無弊以此理財而財
無不豐矣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論四川諸縣預借賦

稅之弊乞下四路轉運司覈寔如借及一年者分作四料及二年
者分作八料理折廢寬民力州縣亦不闕乏歲計支用自後輒敢
預借及不與民戶理折者並令按劾仍計越訴他路或有預借去
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戶部言江浙湖廣四川福建諸路常平
司拘收到戶絕沒官田宅除見佃人已添三分租課並令依舊承
佃外餘依今來措置出賣從之○宣使使均州觀察使內侍省押
班康諤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賜諡忠定 丙子詔自今奉使所辟

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鏘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稱其任比年以來為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後省沈虛中時權給事中有詳以聞至是行下 丁丑右朝請大夫新知濠州周紱言監司郡守聽歲舉部內官吏欲其別白賢否激勸士類近年以來或獨援於親党或先通於賄賂或專奉於權勢遂致貪污庸懦之人常得與刻荐之列而清白強明之吏既不能阿媚以取知徃徃有終身困於選調而不復進者欲望嚴戒監司郡守各存公道庶幾賢者知勸不賢者知退魏良臣奏比年間有前執政合歲舉官亦或冒濫者上曰前執政尚如此不若因此併與戒約行下 詔諸軍贍軍回易令和雇百姓管幹毋得役使官兵其撲買酒坊酒庫各許更立一界俟界滿日別取旨時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議盡罷諸將回易未得旨而江東轉運通判趙公智遽行之建康軍中尋又行之池州公智與良臣姻家諸將皆以為不便上聞遂寢其事戊寅又詔元占官兵願離軍者可罷名糧不願者拘收歸軍如依前隱占重寘典憲 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者合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為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為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用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清也 起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李耕卒。○詔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池州都統衙內除去
太平州三字未知在
何年月○詔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宋唐卿特贈清遠軍節度使
當考。○賜謚恭靖。○庚辰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者詳知雷州趙
伯樞所奏廣西州軍經制等窠名銀皆是括率百姓隨稅均敷欲
令今後只依市價收買不得敷民上曰此豈可不禁上又曰朕聞
蜀中銀價高比江浙間過一倍如劉晏掌邦計懋遷有無低昂適
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右正言凌哲言國
家有祖宗時置進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
之郵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
納于時相謂之定本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
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常文書偏州下邑徃徃有經歷
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幻有害治體望將經奏院
定本亟行罷去以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從之哲又論守令
以修造為名頻破官物虛沒入已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廩券
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雇直寄居官俸給徃他州
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皆從之。○癸未保
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韋公喬為華容軍節度使。○江南東路
轉運判官趙公智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貪饕也自是魏良臣

不安于位矣。左中大夫段拂薨，特輟視朝一日。○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者，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銀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乙酉詔右朝奉郎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去，乃使其族人進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待御史湯鵬舉而奏禮為忠賢，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為天下後世之戒。又况檜薨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如此，言路既有論列，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丙戌封信安郡王孟忠厚故妻秦國夫人王氏為秦國夫人。○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嘗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者與同罪。○太常博士葉義問直祕閣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己丑新除祕書丞樊光遠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令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未霑卹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廁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祿，以奉其親而撫其孤，誠宜聖心之所深憫。

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應執任執政侍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錄其子孫則陛下之德澤所及廣矣上曰甚善當令有司者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於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迨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以令卿工殿欲除卿察官光遠曰臺察委任非輕如臣愚陋何足以當此選於是以前光遠為監察御史六月甲午施行○庚寅執政奏廣東申三佛齊國入貢依例到闕二十三人上曰遠人鄉化國家美事到闕人數可增作四十人蓋嘉其誠寬而非利乎方物也○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新知全州楊揆行大理正揆入對首言在法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一行推排陞降等第立為定籍凡有差科令佐躬親按籍均定比年盡付吏手豪右計囑良民受獎望明飭有司凡遇差科並須令佐躬親均定不得令公吏干預從之揆奏以是月甲午行下○皇叔建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勗為保康軍承宣使再任○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姿克險率意任情浮躁凌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為支党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愚而好自用以至奏對於君父之前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為稍若假以歲月授之權柄殆有甚

於秦檜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良臣狠復自用不恤公議分朋植
党背公營私如奏補親屬文武自有定制胡邁已授武職良臣乃
昵於親党叱責部吏改授文資趙公智所至貪鄙良臣持以為姻
婭遂擢為漕臣日者陛下盡收竄逐沉抑之臣而召用之良臣乃
誦言於時以謂皆由已出右正言凌哲言良臣昵比匪人甘心媚
灶剽慢不悛輕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辦
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炳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
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其不公不忠跡狀顯著
鵬舉又言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寬恤統兵官欲具修
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罷未得聖旨先次行下

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陞帶
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繆見沮格不行至今畫黃猶在省部
是使慶賞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召來特
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為中都官者輒以私釁出之止令補外如斯
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
室通財營私酬以美官不畏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偁是也此良
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為害豈
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罷黜以慰中外之望於是良臣亦抗章
求去章五上乃有是命鵬舉又言良臣政事罷行不審紊亂政机
其如法令因革不候敕旨或先閔報以施行已荐張自知縣造朝

輒差郡守所為如此復典大郡叨竊職名其可乎乞將良臣落職
罷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鵬舉又言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
夫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
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二月五
日方奉聖旨別無改罷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與公智婚
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旨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詔公
智今後不得與知州軍差遣臣僚論列良臣章疏令報行俾德清
人少從張九成學自臨江軍學教授召為學官未赴以言罷天麟
宣城人以董德元荐對德元罷去良臣以外郡學官處之故鵬舉
以為言良臣執政纔九十八日國季不見倪偁題名蓋旋即罷也
張去年十二月戊寅差知瓊州今

年三月戊辰不錄胡邁同日改正
詳其本日陳天麟同日除國子正○癸巳祕書省著作佐郎周麟
之乞申命史館續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從之○甲午國子司業
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言竊見江南諸州有月椿錢而縣吏因仍
為奸有折帛錢而下戶賠補為患月椿錢者科發不均名目無定
胥吏緣此以科趨引催積欠抑賣官紙私行賞罰四事為民刻剥
良民追呼牽牛其弊為甚折帛錢者艱難之初物價踴貴令下戶
折納務以優之也今市價每匹不過四貫乃令下戶增納六貫望
委諸路監司覈寔月椿名色立為定額如有不足者審度均定不
得假名目以恣率歛及折帛錢量與裁減以恤下戶庶幾和氣旁
浹至治格于神明矣上覽奏為執政曰大寶所論可令戶部者詳

工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壽為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二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此為甚宜宜廣也輔臣皆稱善○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辛次膺知婺州北使張通古之議和也次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上疏言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已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即奉祠及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岳飛時為宣撫使待遇甚厚既而延入小閣畫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日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惧不能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愿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既歸語兄弟曰飛幄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作矣飛厚贖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歲滿不服再請閱十一年忍窮如鉄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次膺奉利及過鄂州當在紹興十年九年之間不得具本月日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左承議郎通判泰州未冠鄉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鹽公事冠鄉華亭人也○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吳秉信守起居郎○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秀州王鞬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

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至崇仁縣人糾率鄉党來投時相
所訟三十餘事止送江西帥司体究公吏迎合捕獲狀首三人勒
招虛妄悉坐編配乞將韞罷黜委本路有風力監司追還撫州居
居民產業然後重寘典刑詔專委本路提刑劉長源拘留王韞追
證給還居民產業具已還數目及情犯申尚書省取旨不得滅裂
其後長源究寔如章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草去五代苛
法專以仁恕為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贓者不貸可令刑部
約法重作行遣上語在五月乙丑今併書之日歷稱子酉左朝散
郎新知信州嚴抑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始召
抑既至而抑以足疾不能朝乃有是命 大理寺丞楊邦弼為荆

南路轉運判官○權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周葵言科舉所以取
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輕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
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
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褒稱之事其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
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忘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
史代先後有不知者望詔國學及將來秋試考試官精選通經博
古之時置之上游其穿昨迎合議論乖僻不合体式者皆行黜落
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戊戌左通
直郎周操行國之監缺操歸安人也○己亥太尉保康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吳益開府儀同三司○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曦送建昌

軍居住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愿中責授果州團練副使
封州安置殿中侍御史周方宗論曦以宰輔親當安作而愿中知
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于天臣遂得進擢其帥靜江肆行
貪虐軍兵幾至生變告言者論其跋扈之状愿中乃以寶貨納於
大臣及曹泳致刑罰不加故併謫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三月壬寅朔司農寺丞王炎罷初炎自乞往浙東發泄鹽事既免以奉使為名賈人疑其改法侍御史湯鵬舉因奏其多貲干進之罪故炎遂罷 降授左朝散大夫知常州無錫縣王傅通判臨安府初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判官閻彥昭舉傅政績及劾湖州府長興縣監稅陳峒不法事上曰監司刺舉久不聞振職今所舉按必得寔於是召見傅言自古屯田於邊塞未嘗於畿甸兼浙西營田既納租穀又令納稅每至召佃催納詞訟紛然失多得少誠未為便乞將浙西見行營田盡罷并撥其田復歸

省司立定租米以給佃人令依省限送納并充上供田內二稅權
行倚閣上曰監司薦卿五任縣令是以名卿所奏可令戶部詳
後二日遂有是命張匪薦傳在二月庚辰傳
入對在庚子今聯書之

癸卯侍御史湯鵬舉言兩浙漕司於諸州縣寄造酒不支本錢專
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漕詠諸路做做至今未罷淮浙提舉茶
鹽司減尅亭戶煎鹽本錢公然不支韓沃唱之於其先王昉繼之於
其後至今未盡韓沃乞將逐路漕司寄造酒住罷將逐路茶鹽司
亭戶鹽本錢盡數支給稍復遠戾許御史臺按劾施行從之詔
敦文閣直學士俞侯落致仕赴行在言者奏其本秦檜黨乃罷之

荆湖南路路轉判官周陞罷以右正言凌哲論陞以家藏寶
器竒玩傾倒歸於秦檜相秦檜之室遂殆將漕之除略無善狀故也
丁未尚書工部侍郎劉才邵權直學士院

壬子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爲額聞在學不及三百人欲令禮
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寔由仁宗養育
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
奏

甲寅詔比緣軍興今宰相兼樞密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定可依
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右武大夫帶御器械劉允升領成州
團練使

乙卯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入對卨首奏五事

大約以為權臣執國柄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舊弼擯
斥殆盡讒佞欺詐之徒造為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
貧夫慕利招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
至不可較軍政一壞士不知勞將帥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
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浮沉無致身許
國之忠上嘉納之 侍御史湯鵬舉論右通直郎江東安撫司參
議官王歷檜之妻 葬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
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熈之先生也搖唇鼓舌誑惑衆聽招
恩市權詔並罷之

丙辰詔諸路轉運使所差發解試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

徇私及庸繆不當參提刑司按劾御史臺禮部覺察聞奏 字國

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為殿前司右軍統制

楊存中薦之也 右軍教郎新通判湖州余佐右通直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龔夔釜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人因交結王會與

秦檜管莊苟賤無恥故皆黜之 侍衛親軍步軍虞候安遠軍承

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進卒後謚襄懋

丁巳詔淮南邊州有未可起稅處今漕臣保明與放十年時諸州

民戶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農種不時故特蠲

之

戊午尚書省言責降未叙之人檢舉未盡詔元因臣僚論列之人

委御史臺元係按發鞫勘之人委刑部各省詳聞奏務在至公以
洽恩宥。權刑部尚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
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殿中侍御史周方
崇論兩浙轉運判官閻彥昭諂事曹泳秦昌時高百之公然聚
斂廣東轉運判官鄭昂以奇玩珍香取媚權貴妄稱本路闕乏
輒有陳乞而時相過爲之應副詔並罷。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方俟高參知政事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周葵知信州尚書禮部員外郎呂廣問
罷侍御史湯鵬舉言葵初無直聲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廣問乃
葵死黨諂奉良臣遂得名用女奴賊凶悍遂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
淵率諸生詣都堂投牒舉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於朝乞懲戒
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詔諸郡守臣許以休務日用妓
樂於公筵餘並不許擅自借用仍委監司守臣具奏臺諫覺察侍
御史湯鵬舉言自開樂以來州縣官遂有達旦之會廢事擾人故
禁之。

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三人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
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沈該曰此自有法上曰當依法行以
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
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從官給時試院吏卒於交卷啟關公然作
弊後三日執政復以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聞試院整肅士人極

喜自此寔學者進而寒峻之士伸偽濫者草而僥倖之風息矣上

又曰祖宗貢舉之法周備願有司奉行之何如耳熊克小歷載吏卒作樂事在辛酉諡

○樞密院編修官吳隸江賓王並罷右正言凌哲論棣由恩科入

任朋附魏良臣復得進用乃敢招權納賂為人求官賓王諂事良

臣躡寔要地故皆黜之賓王溧水人也

壬戌詔訪聞知州有人偽撰詔書提刑司見行根究令疾速根勘

具案聞奏此當是言名用張浚者

癸亥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開府儀

同三司璘典興州軍凡十五年先是有詔昨吳璘楊政田師中並

除太尉緣璘元係檢校少師官在政師中之上今來已及六年理

宜優別可與轉一官至是降制先旨是在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尚

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便僻側媚見李椿年為經界

遂投名為幹官見徐宗說為秦檜管莊遂諂奉宗說得尚書郎見

丁禎往太平州修圩遂結丁禎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及還

除職名為浙漕又事曹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

臣既罷世明慢罵萋菲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陳巖肖嘗在秀州學舍為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

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

甲子三省奏內外闕官上曰既闕官卿等可各舉所知自來多以

親故為嫌正不當如是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為但無私心可

也因顧万俟卨曰卿未嘗有所薦引卨曰臣來自湖外亦詢訪得數人方欲具奏沈該曰陛下急於得人如此臣等敢不遵承遂詔續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

乙丑詔近年士風寢薄冒戶挾書代筆傳義無所不為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重寘於法務在必行。右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主管文字龔塗罷以轉運判官葉義問劾其凶險貪汙也。東平府進士梁勛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勛伏闕上書論北事甚詳且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尚書省勸會朝廷置登聞檢鼓院以來天下之言應有陳獻自合詣院投進前後畧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勛不遵約束故有違犯其所獻書既無可採輒安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命趙姓之遺事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初河北進士梁勛晝行夜伏歸朝廷上書言河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真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廷取勳勳已死矣按姓之所云與日歷不同蓋小誤又朝廷取勳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為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造詔命召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寔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鄰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陲綏靜嘉與宇內共底和寧內外小大

之臣其威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重寘典刑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名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呂中大事記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僑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百檜尚存安石雖退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皆安石之黨章厚雖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厚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党也沈該万俟卨本檜之庸犬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于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張趙所引之君子自少而檜之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之不堅為之禁妄議和好以信金為之重寘張浚以悅金無以異於○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言州郡歲額諸色上供錢物皆所以供朝廷經常之用而近年以來各徇私意將合發窠名侵移名色以充羨餘因致積累拖欠暗損賦入臣伏覩近制灼見前者獻助之弊已行禁止切慮積習之久未能頓革望委守貳將諸色上供錢物並遵窠名不得仍前侵移或有違戾令逐路漕臣按劾從之

丁卯工部言浙江福建路歲起物料欲以三分為率減免一分軍器所工匠除見役八百六十四人依舊外諸州發到一千五百四十四人亦以三分為率減放一分執政進呈上曰工匠可減二分仍給路費○右朝請大夫董革為尚書金部郎中革知汀州代還入對論生財節財移用除弊四者理財之先務諸州貢賦有殊項目不

一理^利病之實難以盡知欲望訓諭監司郡守及在職之臣各以本職財計之利病來獻委官者詳擇其可行者委本路不干礙官措置以聞積之歲月天下之財計盡歸掌握無失陷之弊侵蠹妄用之私矣詔如所奏遂有是命革又言汀贛二州相去五百里民輕生喜盜多於農隙聚眾私販乞於兩州之間以衛昌縣為軍別割二縣以隸上曰朕知贛之利害詳矣緣置郡兩江之間城勢頗下城外皆高山每愚民作過即登高而視州中兵出多即走避少則來敵今莫若於高處屯軍以占地利緣軍在城外不見市井亦自省費其添置軍令兩路監司相度後亦不果行

戊辰詔淮南漕臣樓琦創立罪賞令人告首侵耕冒占田多收租課致農民重困可下轉運司相度條其利害申尚書省取旨既而轉運副司蔣璨言琦初被除命受權臣指意根括人戶侵耕田土重立罪賞許人陳告急若星火兼出納租課皆不的實今每歲侵耕之田所輸米豆二萬餘數在於有司寔同毫末而數州之民擾費不少欲放免三年俟三五年內人戶開墾數多從本司審實申奏聽候寬恤處分如此則歸業眾多稼穡增廣誠為淮甸久遠大利從之

孫觀撰張璨墓誌公在淮南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為桑田奚不可而無賴告誣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丞職任勸耕寔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沒為汙萊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其中人人歆羨相慕相生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寔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按日歷所書乃是得旨令璨相度利害非其建請也今併附此更須詳考

○左從政郎新太平州併附此更須詳考奏下在今年四月甲午

學教授陳天麟行國子正

此為魏良臣不公事
事已見今年二月

○詔右朝奉大夫

張松已差知瓊州指揮更不施行松始用魏良臣薦補郡及是尚書乃言松係知縣資序有礙格法故也○右承輔即胡邁依舊忠訓即邁初用嘉德帝姬女夫恩例補右職魏良臣以其嘗請舉為之易文資及是吏部言邁請舉在過禮之後合行改正故有是命○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承議即通判温州王著挾恃權貴賄賂公行今且任滿而其弟曉又為本州通判曉貪財好色衆所指名今著去而曉來温州之害未有休息之時也瑞安知縣慎知柔曹泳王會鷹犬也陛下親降御筆不得科買黃柑貢獻而知柔到任之初遂邁萬餘顆獻於王會作生日其不遵詔令乃至於此古人云苛政猛於虎一州之間聚此三虎豈不負陛下爰養元元之意哉伏望亟賜黜罷以除民害詔並罷

己巳戶部侍郎韓仲通等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膏腴之地尚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乃償並邊悉免十年租課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充己業許行典賣令四川置制司榜諭願往之人給據津發上曰如此甚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使得半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於合支錢內支破○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吳秉信言仰惟陛下總攬權貴綱日親機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斷合於古而便於今臣職在記注竊見本省修注舊本方進至紹興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四月其後久闕正官遂致

積年時事闕然不書欲乞自紹興二十五年五月為始先次修纂庶得聖神謨訓不致少有散逸可詔天下萬世從之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言望許臣立家廟仍賜祭器詔依所乞

辛未閣門宣贊舍人成彥忠特除右武郎

彥忠闕子已見

夏四月壬申朔侍御史湯鵬言和買絹一事官戶民戶逐歲入納遵守既久不以為害近年遂有不均之弊且富貴之家連阡跨陌兼并貧民之產其可容貴者獨納伏望申嚴有司依舊法均買從之。戊寅詔北使到來緣路告覓物色隨行引接指使具稟接伴使副於所至州軍供應並呈使副訖方許送與餘人私自干預及與人使語話各村一百送五百里編管情重及命官奏裁者為令從勅令所請也。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渙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己卯執政進呈次上曰昨詣景靈宮朝獻見武學類版亦全無士人向諭宰臣雖略修葺舍宇至於養士原未嘗措置已二年餘矣文武一道已今太學養士已見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財祖宗以來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湖州。侍御史湯鵬舉言近年獄官偷情故獄以賄成又多觀望恤刑之詔徒為虛文為守令者略聽斷而避怨責為廷尉者用觀望而為重輕獄訟稽留而刑

罰不清誠可恤也伏望申嚴有司遵令守見行詔令如違元限者臣乞聽展大事元限四十日展不得過三日十中事元限二十日聽展不得過十日小事元限十日聽展不得過五事罪人至有翻異送別獄者元勘官待罪未得離任元行人吏監禁未得別行他案則後勘便得一案結絕不復更有淹延之獄至或尚有愆期者在外委監司按發在內委臺諫具奏庶幾不負陛下欽恤之意從之。左朝請即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彥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即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並罷先是平江土居右朝散郎曹雲召邦彥倬於其家與之蔬食侍御史湯鵬論雲平江大僧以賣卜為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邦彥邦哲傾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鍾世明薦於魏良臣復得起發猶尚不知自新倬與王會曹雲為死黨今又赴雲喫菜之會聞坐間設出山佛相邦彥為師雲為弟子事寔怪誕臣安得不論乃並罷之仍移雲郴州居住

甲申刑部言依已降指揮開具到自去歲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臺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彰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作嫌直徽猷閣龔奎前淮南運判其弟與秦檜管莊直秘閣鄭僑年前知廬州鄭震前知嚴州鄭霽前四川提舉茶馬高百之前知溫州張永年前知無為軍王昉前知太平州已上六人孫汝翼前知荆直敷文閣方滋前知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檜共十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望將去歲郊祀後臣

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並鐫落職名非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寔為榮耀故有是命

丙戌詔秘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逵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

帝一朝實訓按二月癸巳周麟之元申請係修神宗哲宗兩朝今又改命當考大理評事馮異之

言州縣獄官不躬親鞠獄累絀之囚有不識獄官面者望委司郡

守將見行鞠獄條法畫一刊榜揭於司理院當直司并諸縣廳事

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從之

戊子詔增温州解五人台婺州各三人靜江府明慶湖衢嚴福徽

秀汀賓融州各二人以三郡終場二百人已上始解一人而靜江及

諸州百人始解一人也其四川諸州令漕司取會視此數而增之

先是尚書省言及諸郡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申省取

旨及是進呈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與增添寬處却不可減皆欲

優之也乃命行下○秘書少監楊椿入對言湖北一路經寇盜最

多之處陛下特降詔令蠲徭省力役而累年以來田疇不加闢戶

口不加多視他年路最為凋敝所以然者本路諸縣才見有請佃

之人未得食新例皆抑令輸稅既而差夫配馬無名之征取之紛

然民不聊生流移轉徙臣竊痛之欲乞詔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

以招誘戶口開墾田疇立為課最上曰已令勸誘四川農民至湖

外耕鑿官給牛具賞罰自不可廢椿又言近兩降赦文籍沒田產

之人並令所屬具情犯條法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拘籍而所

至猶有不遵赦令者蓋緣未曾立法斷罪故也望詔有司申嚴行
下如是違法籍沒罪人財產及不先申提刑司審覆得報便行拘
籍者科以某罪監司不覺察者降一等上曰此須立法斷罪但刑
名不必太重貴在必行耳五月丁巳立法左中大夫董弁知婺州。左中
奉大夫蓋諒知池州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
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史知閣門事種暄假崇信軍節度
領閣門事副之以盱眙軍言得泗州牒金主號聖神文武皇帝故
也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詔京西

淮南販買耕牛用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市之征本以抑
商賈如米麴民間食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
欄輦巧為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察其違戾者當寘于法。大
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章燾等詔書赦獎諭。朝散
大夫万俟卨止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高
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秦檜既罷政檜乃將臣兄誣以贓罪除
名編管原檜之意非為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睿慈憐察除
落過名與一在外宮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
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七月癸亥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

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
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之雙
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之瑞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
臣麟鳳之生亦何所生取朕以為惟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意
寔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
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
嘗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盡數糶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
中權戶部侍郎因請諸路歲發常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
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之根源時炎世明已用
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
奏聞庶盡知民間利弊因亦可得人才沈該等曰陛下勵精如此
敢不恭稟聖訓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以
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讞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
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
備將帥今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
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倘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
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反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

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採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繆舉之罪詔吏禮部討論至是行下。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為寧武軍節度使。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寔居其首馬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曾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乎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囹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後草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畧而言之汀州雷七慶州徐環兒常州郭公彥夔州冉阜此四人者情理兇惡寔犯故殺聞殺之條蓋嘗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者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顧被殺者含恨九京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政刑為害非細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寔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寔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矜奏案輒引例貸減以破正條並許臺諫彈劾嚴寘典憲庶使用刑咸得平允惡人重於犯法臣又契勘大辟所犯未有不因財氣閤訐而致死者今有司但以先

曾詈人一句打人一拳便以為可憫奏裁如此則故殺聞殺條令
皆可廢矣惠姦長惡莫大于此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從之。敷文
閣待制陳楠落職右正言凌哲論楠始以從軍冒賞躡居華近頃
緣大臣之妻及子好方士之說楠因以奉道為名至書符主醮邀
取厚賂交結豪富多受寄產苟賤不廉故有是命。戶部尚書韓
尚仲通言今斗米為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如輦穀之下諸
軍雲屯仰哺太倉終歲之用亦有餘數若歲取所餘之數別置倉
廩貯積以一百萬石為額常以新易陳闕即補之遇有水旱助
給軍食減價出糶以資民用實為經久之利從之仍以豐濟為名
。左承議郎新通判撫州張洙行國子監丞洙名對乞士人雖不預
鄉飲酒者皆許赴試事下禮部其後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依舊
法其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左奉議郎新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行司農寺丞時升名對論淮
南州縣地皆膏腴今邊鄙寧息日久然地未盡闢而民不加多
者蓋緣有有其地而無其力者有有其力而無其地者且如豪強
土著之人虛占良田有及百頃者其實力不足以遍耕也貧窮流
寓之民襁負而至而近郊之田盡為豪強虛僭唯有僻遠去處人
跡希少雖欲開墾勢不可得欲望不問官私田畝但係荒閑者並
許人指稱開耕雖曾經開墾而見今復致荒閑者亦許刻佃詔戶
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請未耕種官田限二年盡行開墾耕種

如限滿有未種田畝即依臣條所請并諸色剋佃其京西路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時升綱子也

五月辛丑朔侍御史湯鵬舉言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蘓振奴事曹泳遂除總領職業不修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陳之茂爲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壘於高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太府寺丞歐陽逢世頃棄其妻趙氏及其二子而再娶龔父之女釜係秦家管莊人久不敢訢詔並罷逢世懋子也。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龔符知邛州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爲尚書左僕射方俟富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陞秘閣修撰先是執政薦次膺有詔赴行在上意深欲用之而病足不能拜復請外上躊躇久之曰可與進職仍復還舊任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耶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甲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尚書禮部侍郎。起居郎吳秉信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王綸並試中書舍人自王鎰後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

中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軍器監凌景夏守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詔今後御前諸軍統領官候及三年取旨召還行在本任供職

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詔今後諸州軍教授不許差

兼他職今提舉學士司常切遵守以右朝請大夫知郢州路採代還有請也。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言江西諸州自紹興初間緣盜賊未失息有置土軍去處就縣屯駐以縣令主之往往強掠薪米又令追呼公事監守罪人其弊至此望將上件土軍分填諸處巡檢司及諸軍闕額更不復置如此則軍皆有用而民不被害一舉而兩得之矣事下兵部其後本部乞如所請如分填不盡即充填見闕禁軍從之。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吳援行尚書工部員外郎

戊申宰執進呈御史臺者詳到責降及事故前宰執并侍從官十五人情犯或與叙復職名或給還致仕恩澤輕重分為五等欲更取聖裁上曰甚當可依此行下遂詔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資政殿學士孫近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段拂並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太中大夫范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殿脩撰趙開並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朝散大夫王龜年與致仕恩澤一名故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閱左朝奉郎游操左朝奉郎呂本中並特與恩澤一名

凡恩澤上有致仕二字則是有續得遺表之思澤之理故不可削去以見輕重熊克小歷於此始書凌哲奏請按哲元奏在去年十二月而今年二月己丑樊光遠又乞之三月戊午尚書省乃乞

行下御史臺者詳至是條上克不詳考耳
又哲所奏止是乞追復官職未及恩澤也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酉詔殿前馬步三司官軍闕額數多可令召募百姓之願充軍者毋得强行招刺○將作監丞楊倓言伏覩法令舊章因群臣一時申明前後衝改歲月積久致相抵牾老胥宿吏遂宣緣為姦欲望申勅六曹寺監諸司將逐處見行條法累降衝改為指揮并一般放行體例參以日月先後分明編類稍有遺佚重寘憲典限旬月成書委官審實復下元來官司先使之奉行仍錄送勅令所修定頒降以為永制每有訟理令所司畫一備坐者詳裁決則曲直曉然胥吏無所容姦實天下之幸詔六曹長貳者詳申省取旨

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節次放免米麥菽荳柴薪耕牛力勝等稅錢而不會與減退稅務課額仍更立賞督責州稅額既重則他物必致重征取給敷額故商賈不通欲將稅務年額量與減免却重行裁減收稅則例上曰此說極有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則必巧作名目重斂以求敷數反為民害可依所乞令戶部措置立法

壬子謂大臣曰近諫官凌哲言大辟不膺奏讞事此說固當但恐諸路見此指揮觀望減裂將寔有疑慮情理可矜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可令刑部生條及前後指揮行下

照應哲建請在
四月戊戌

癸丑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宗正少卿張脩本漕丞所薦及永已竄斥欲擺脫踪跡乃欲論列永之姪締章蔬明言蒙聖恩擇寘諫垣意欲人知其非永黨日者陛下拔擢卿監而脩不得與快快見於顏色詔放罷

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邦獻知撫州入

對言近年用事之臣險愎狠忿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陰即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畏禍甚者至托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邦獻走下在遂是月丁未

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遴選監司諸路稍稍有按察官吏不職者罰不患乎不行但賞典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著者今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賞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

乙卯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達如知徽州

丙辰尚書左僕射沈該監脩國史右僕射万俟卨兼提舉實錄院先是秦檜以監脩兼提舉自該高並相始分監脩及提舉為二至今因之該謂脩專政以來所書聖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詔靖康間責降見存未叙復人今刑部依大禮赦檢舉開具元犯申尚書省取旨。初錢塘縣民楊康進狀乞每歲獻納

賣羊抽分利錢二萬三千緡應辦太廟景靈宮大小酌獻支用并買獻內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計錢一萬緡自今猪羊圈交易並不許餘人干預事下臨安府至是御史中丞湯鵬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凌景夏中書舍人吳秉信言康輕量朝廷欲擅一府屠宰之利望送大理寺丞從治罪從之

丁巳尚書左僕射沈該提領編類玉牒所該初兼提舉避曾祖名改焉。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為入內內侍省都知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衛茂寔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王晉

錫為入內內侍省押班。湖南轉運使言潭州南嶽廟災詔本司

計合用錢數申省取撥毋得斂民。詔財產不應籍沒而籍沒者徒二年即應籍沒而不申提刑司審覆及雖申而不待報者杖一百監司不覺察者減一等著為令用秘書少監楊椿議也。敷文閣待制符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或曰行中為政貪刻及代去蜀民邀於辱路將辱之為幕官所蔽得免

戊午進士鄧椿年言故父左奉議即名世以忤時相廢弛不改日歷賞典乞褒贈詔御史臺者詳名世嘗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秦檜以其本劉大中所薦惡之會名世擅錄副本以歸檜因令言者論列下吏停官遇赦牽復而死其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名世亦合預賞乃特贈左承議郎

己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尚書兵部

郎中蕭成中立來賀天申節暉易州人也

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庚申戶部書尚書韓仲通言諸路州軍上供米漕司催發違限且以去年之數稽考未起發者迄今三分之二而江東西尤多計以支降三總領歲終所用軍食及今秋苗米數外實管上供苗米二百四十萬石皆有人戶所納糜費水脚錢若失時般撥則新陳相因致有隱沒之弊望令戶部於歲計之餘支撥付建康鎮江兩總領各一百萬石催督漕司般發限以半年足辦居常以新易陳或值水旱則補助軍食取撥賑濟遇有關數則復行補撥從之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犯者盡數給賞檢稅官除名守倅巡尉抵罪從之

己巳中書舍人兼宗政殿說書王綸陞侍講

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久長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家盜踞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有六年六月辛未朔戶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諸路沒官田產昨許人佃租近因鍾世明請出賣而未有買者見佃人因此失業今乞仍舊給佃二月乙亥鍾世明建議請出賣上曰建議者不過利於得錢

耳若許民租佃量立租課民必利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沈該曰陛下卹民務本如此天下幸甚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脚輸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一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曾充役謂之白脚然下戶無力可充遂有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脚比並物力再

差從之

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右承務郎何惟清上疏訟其父鑄頃嘗被

命與曹勛出疆與金人辯其逆順勤懇之時哀切至慟是以未幾得濟其事而為秦檜所忌事實不傳詔付史館

壬申咸寧郡夫

人郭氏薨郭氏歸普安郡王生四子愉愷惇幼未及名薨年三十

一權攢于北山之修吉寺

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

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以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

者必曰方今員多闕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

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臺諫監司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逐

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

激勸之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

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然从

任亦不可為定例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考察課績列銜

保舉再任仍令尚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

中書舍人吳秉信

兼實錄院修撰

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言紹興十一年

得旨令宕昌寨歲所市西馬十分之二給本軍而茶馬司積五年

不與今軍中有馬七千皆已老大恐無以備緩急望令茶馬司今

歲如額支撥其餘逐旋補還從之

甲戌宰執進呈秘書省校書

郎黃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儉人布在郡

縣不復以民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而半年之間監司郡守出於

親擢及近臣舉薦者不過數十人他皆如故謂宜取法祖宗精選

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假以歲月令徧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蠹耗官吏之貪污苟且與夫利之未與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其監司守臣善惡之尤著者每路各黜陟一二人以新天下之耳目上納之世詔諸路監郡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御史臺言去年十月以後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泳吉陽軍莫伋化州王洵南恩州王肇高州汪召錫容州陸升之雷州張常先循州康與之欽州徐樛高州王會循州雍端行賓州東英鄭煒雷州已上呂愿中封州安置王曦建昌軍曹雲柳州已上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州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俞俟卒右承議郎蘓師德通判建康府乙亥秘書省正

字張震言四川茶場每貨茶石斤以上必有所增予謂之加饒所以優商官自捐之民則無與自韓球行刻剝之政希增羨之課始取償於民盡舉所捐增為正額或一場增至三二十萬茶既不足則併採新芽來年轉荒舊產愈負自此額未嘗足民日破貧且民者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優商而困民是浚其流而竭其源也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強悍之民起為私販以為苟保於朝暮孰與坐待於死亡其弊若斯將損國計願將韓球以前茶額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幾民力稍可復舊以為四川根本之計從之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上既命二相乃詔克俊過關對之翌日遂有是命右正言凌哲乞下諸路州縣

將去年十月以後所降寬恤指揮并臣僚論列得旨章疏如約束
受納催科推排差役之類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從之

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昂罷昂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劾昂
克狡刻薄嘗論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為殘酷吏民
有犯贓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產徒配且言畫白如此每
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 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
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國子監轉運司並無牒試之人因進
呈檢會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炳中第炳乃翰林學士承旨穀
之子遷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熺登科尚是公選後在翰苑文
亦可觀其後秦墳中甲科所對策叙事皆檜熺語灼然可見朕抑

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

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

聞 中興聖政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以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為之
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周上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
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
酸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巴邛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江勃知湖州 辛巳左朝散郎敷文閣待制錢周材落職以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其不孝不法而權臣以鄉里之私置在侍從
故也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
故左宣教郎石公揆追復直龍圖閣皆以刑部看詳元犯來上故
有是命 左奉議郎孫覲復左朝奉郎覲既叙官當秦檜秉政畏
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始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起復武翼大

夫兼閭門宣贊舍人充思州都巡檢通管州事田汝端知思州從
本路安撫司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
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賊狼籍疆市民田三十
餘頃驅歸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叻祿廩不絕伏望重
賜竄逐庶幾有以懲戒詔雲翼先次放罷其通州在任日所置及
奪取民戶田產令本路轉運司盡數拘籍開具申省取旨 閏十月
壬寅行
遣 甲申刑部尚書周三畏引疾罷為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 秘書省校書郎黃中正字葉謙亨並兼實錄院檢討
官 樞密院言御前諸軍見行招填闕額人數竊慮亦有強刺不
情愿人理宜措置詔諸軍都統制嚴行約束不得強招其招到願
充軍人主帥躬親審問委的情愿方許刺填仍出榜曉諭後有陳
訴其所委招軍統制官已下取旨重作施行各具知稟聞奏 乙
酉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留意場屋
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
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
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
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
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弊則
學術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
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 右奉直大夫張昶試大理卿 成忠

郎柯熙為武學諭始除也 詔左從政郎新楚州州學教授劉度

左迪功郎林之奇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之奇福州人

度歸安人己見

既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為

漕司試官受韓世忠使臣之囑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

論謂何乃罷之

度罷召試在丙申

丙戌左宣教郎新洪州州學教授王

剛中入對論脩徽宗實錄事大體重望特詔史局採訪舊聞參考

詳記擢剛中秘書省校書郎以其奏付實錄院剛中吳秉信所薦

也

剛中初見紹興十五年三月

武功大夫新知全州劉光時乞鑄夾錫錢執

政以為難行上因論錢法隋末唐初其弊極矣至開元工始精緻

國家如太平祥符崇寧錢亦甚精沈該等曰是時銅料豐饒故能

如此上曰當令盡如舊制工費所不較也上又曰近日雨澤甚霑

足暑中此兩絕難得殊可喜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

在京以純福為名 是日流星晝墮 戊子左朝奉郎新通判泉

州黃祖舜言取士先行實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不就科

目乃老於布衣無以自達而羣試有司其間輕儇之流躒取職仕

徃徃而有以此較彼輕重大不相侔臣愚以謂鄉舉里選不可遽

行文藝行實難以驟改參酌而用之或有補於治道欲望布告中

外自科舉取士之外有能學行修明孝悌純篤為鄉曲素所推重

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縻

以好爵以此激勵天下庶幾士風歸於淳厚亦鄉舉里選之意上

曰文學德行自是兩科若果有德行純篤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以其奏下禮部遂以祖舜守尚書倉部郎中 右朝請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寡合得之數申解近因曹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為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人戶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稅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為額則是與郡縣開倍斂之門遂致逐州知通立賞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二稅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窠名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即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詔戶部看詳取旨邦獻又言監司以互察為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賊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符行中落職罷宮觀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在蜀中恣為不法掠斂四川珠貝錦綺以媚時相又督朝廷所放五年舊欠蜀人怨入骨髓故也 辛卯秘書省正字張孝祥面對乞將去年郊祀以前官吏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間論訴監司按劾即依條看詳審實外如係取怒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煅煉成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上曰近來如此雪正者甚多已令刑部施行孝祥又言昔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如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望取去

歲以前修過日歷詳如是正審訂事實務在貶黜私說庶幾垂之無窮從之 入內武翼郎永祐陵攢宮都監鄧友杖脊刺配瓊州牢城收管坐盜伐陵木以葺私舍故也 禮部言欲自今年七月朔為始太學生請長假滿百日之人並依條檢舉填闕從之 秘書省正字胡沂兼實錄院檢討官 甲午詔前侍從論罷未復職人寄祿官至朝奉郎以上身亡在去年大禮十年內者許以致仕恩任子用吏部侍郎權尚書張綱請也監察御史樊光遠建議而吏部舉行人 乙未右朝請郎蔡樛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樛投李椿年為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丙午詔黎雅州博易場官市珠犀水銀麝香等並罷令民間仍舊交易左迪功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學養士千餘人而月試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舉為優不知以舍選為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今科舉密通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敬慕以舍選為榮則將重去學校而人林成就詔吏部看詳申省 丁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邵卒邵起守池州踰時復請祠去道由廣德軍值其生日前一夕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為壽視之死矣邵以丙子歲六月二十七日生復以其年月日死人皆異之 秋七月辛丑樞密院言武臣知州軍見闕數多及有過滿處詔三衙主帥保舉內外武臣知書諳練民事堪任知州軍人

殿前司三人馬步軍司各二人如後犯入已贓及不職與同罪各
具狀奏聞 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言西南兩外宗
正司相去不遠凡所申請及鈐束訓導宗子事體一同欲望許兩
宗司官每年一次往來商議職事從之 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
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匹內十二萬匹令與戶部措置商量收
買合用錢於內庫支還餘十二萬匹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
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為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
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被蒙實德今歲絲蠶登熟置場收買便可足
數上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
曰即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右正言凌哲
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
迺因郊賜赦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士交章公車陳詞臺省
以自祈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寬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寔或除罪
籍或復元官寃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竊見比來檢鼓院
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
至於姦賊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
公肆誕謾或稱向曾違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
之路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况此曹
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儻復齒夷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
掎剋以殘害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

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
効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寔清實天下幸
甚詔刑部看詳取旨其後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
勘贓證結錄別無翻異已行斷遣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分明告示
其餘特被罪或因緣連累斷遣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即
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左朝奉郎沈介為尚書吏部
負外郎 左朝散大夫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長源罷右正
言凌哲言長源嘗冒臺察之列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
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會連親起廢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陞
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刺奏迺被旨追證
王鞫不法事凡鞫強取民田多不給還見訴臺部其用心如此望
賜罷黜以為朋姦慢令之戒故有是命 詔四川宣撫制置使鄭
剛中李璆書押過便宜付身與除程展限一年換給若出違今限
更不施行 癸卯尚書工部負外郎吳援乞補外除秘閣修撰知
綿州 甲辰詔三佛齋國遣使入貢可差睿思殿祗候黃大求充
押伴官 御史臺檢法官褚籍言近來州縣守令類多貪墨每有
豪戶及僧道富贍者罪犯必令獻助錢物或作贍軍支用或作修
葺亭館多者數千緡少亦數百緡更不原其所犯輕重例作緣故
釋放此風寔長不可不革望俾有司嚴立法禁並以贓論從之
乙巳右正言凌哲乞下諸州縣應積年掛欠苗稅官物等並權住

催候至秋冬之交收成了畢再行追理詔戶部看詳其後積欠殘
零如所請 丙午右奉議郎薛仲邕特勅傳送連州編管時仲邕
進狀乞宮觀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謂省吏曹為實教之淪泳之
族兄弟二十餘年凡執政左右司多婁斐於故相因以廢罷中朝
為之切齒泊魏良臣秉政漏洩省中事皆為為之望屏之遠方以
為治世蠹賊之戒詔為特勅停惠州編管 丁未殿中侍御史周
方崇言知撫州張子華目不識字初以玩好結託時相遂遷福建
廣南兩路市舶貪污之聲傳於化外知武岡軍李若樸交通王會
其丞大理也兵飛之獄既具若樸獨以為非務於從輕今復令守
湖外其異議如是得不為之慮乎若樸貪污刻剝通判方疇欲裁
正之若樸求疇之過言於監司疇遂坐深文貶責詔並罷 左武
大夫伏深言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宣和間發來戍守緣兵火
各無所歸今邊事寧息諸州軍盡將年老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
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丐甚可憐憫欲望免行揀汰支破半分衣
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存恤詔制置司行下諸州如
所請四川東軍之籍凡萬二千四百九十人 萬二千一十人禁軍
四百八十人廂軍
夔州四千四百四十七成都府三千三百六十瀘州二千九百八
十九劍門關三百六十文州三百二十利州二百二十五 內二百
人廂軍
蓬州二百三十六恭州二百閬州百五十 廂軍巴州百三十 廂軍龍州
四十三休兵以來竄死相繼瀘南帥臣聞于朝有旨招河東北陝

西等處流寓人及本軍子弟補額然流寓不復有矣至今猶之以此
四川制置司事類附入得旨招補乃皇叔福州觀察使士穉卒
江陽志所云不知何年月指揮也

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惠國公 夜彗出井宿間 戊申宰執進
呈次上曰夜來太史奏彗出井宿間朕當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
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
實封陳言務盡應天之實遂下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甚懼之
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
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千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
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
提點刑獄官躬詣所屬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
放務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
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郎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
一任方許闕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屬官差遣
理當親民故也 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等以星變引咎且言兩
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亦有常数卿等不
須如此待罪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
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宣諭臣等奉行上
又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問遠近耶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人鑄錢監充
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責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

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石家家有十數口若盡行拘籍卽是一旦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重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况向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為器只合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贍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為允當伏乞申嚴禁戢銷鑄錢貨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坯而未鑄者已鑄而未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盡以家業充賞然後斷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從之

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非唯不知出此抑亦有甚者焉彼其經年不剡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闔郡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是雖出私意猶之可也甚至關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廉隅之吏絕意於榮塗而姦賊不逞之輩侵漁公上掎斂百姓日營苞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庶乎祖宗之法不為虛文而賢不肖之徒有以旌別實天下幸甚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

九月丙午立法 辛亥詔諸州知通取索逐縣丁簿依年格收附銷落如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丁錢及老丁不即銷落並許赴臺

省陳訴又詔豐濟倉俟農隙興工及內外別有修造去處並行權住又詔昨來經界打量定驗輕重大實去處許經看詳官陳訴可更展限半年委守令申漕司審覆依公改正訖申省皆以星變故用尚書省請也 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言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責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儉置團拘賣尅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於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邀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從之三事皆曹泳所創及是因星變而罷壬子詔諸軍因罪勒令自効之人不得一例揀汰離軍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々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於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已伏乞申嚴行下令守倅遵依紹興勅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臺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耻之風則刻意擾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言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部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給事中凌景夏仍添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又詔諸路州縣前後添置河渡去處並罷聽從民便又詔州縣和買細絹及和糴草料等將官戶及權勢之家並與平民一等科納如輒敢減免官司及減免之家並計贓科罪令監司覺察皆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沈該

等言夜來星象全然退減陛下尚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自不遑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談又奏前日臣等以輔政無狀欲待罪乞行罷免蒙宣諭再三所以不敢上勤聖聽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秦檜意押往本貫或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詎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實難得錢可令會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糴民間得錢亦兩便也詎曰便當奉行

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謚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

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壯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謚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用

博士劉焯擬定行下

上語在六月癸巳今併書之

丙辰詔進士因事送諸州

軍聽讀可特放逐便仍許取應又詔臨安府猪羊圈并安撫使回易麻布連竹紙增息出賣及責借官錢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並住罷又詔諸州民間地土占充官司營寨房廊其隨地產稅和買並與除放明鑿嚴衢州所買發納牛羊司羊口令播支合用官錢依市價和買不得依前抑配民戶應州縣受稅賦即時銷注並只以縣鈔照用不得取索戶鈔皆以尚書省有請也

御史中丞湯

鵬舉言臣竊以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蓋號令者大君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故一號令之出謀之不可不減登之不可不慎行之不可不久臣竊觀臣下之奏請有所謂應詔者有所謂輪對者有得見闕而朝辭者有當替罷而朝見者是皆合對而奏請也或曰且以藉手且以塞白且以隨例責其端慤以陳利害十無一二也因而為之變易法度可乎因而施之號令可乎臣謂革其所可革不必以一言而為之改易因其所可因不必以一言而為之仍舊實以上關社稷軍民之安危下繫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可不察也臣伏望睿慈率由祖宗之典章深監帝王之因革有如號令之施設必使有司公心平氣熟思詳擇推原措畫之從違討論奏陳之意嚮利則行之害則除之不輕信而立法無曲從而反汗使獻言者不能窺伺間隙而容其姦則號令素定吏民信服天下幸甚從之 權禮部侍郎賀允中言臣聞為君者在恤民應天者必以實臣敢以刑罰財用致傷和氣二事試為陛下陳之夫刑獄之官人之司命方今州縣獄官凡拷訊罪人未嘗監臨盡付公吏之手每一鞭笞極其慘酷號痛冤呼聲聞道路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其致傷和氣者一也國家財用窠名立額率用一歲中制其由來久矣比年以來經總制錢立額以紹興二十六年中最高者一年十九年之數為之其當職官既有厚賞以誘其前又有嚴責以驅其後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間受弊不可勝言其致傷和氣者二也望詔天下刑獄勘官每遇考訊須自監

臨經總制錢改立歲額以為中制庶使刑罰清而民自不寃財用
節而孰與不足於陛下恤民之心應天之實或有涓埃之助詔戶
刑部者詳申省 夜彗星沒 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
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三上許之 吏部侍郎魚侍講兼權吏部
尚書張綱言伏睹詔書以星文示變上軫聖慮許士庶實封陳言
又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事件聞奏仰見陛下嚴恭寅
畏克謹天戒亟欲消變復臻和平天下幸甚然臣竊謂求言為易
聽察為難臣扈區所見尚慮踈遠之人銳於納忠設意過當有強
出新意而致衝改祖宗舊制者有取便一時而行之既久不能無
害者有貪蠲復之名而不以用度較之致州縣不免暗取於民者
若此之類自非深思熟慮實難遽見欲望明詔有司凡看詳羣臣
所上章奏必須審慎究極事情不得一切苟簡更乞萬機之暇躬
垂省覽唯不悖戾祖宗舊法可以經久而實惠及物乃聽施行庶
幾事體稍重動合人心而和氣可召災異非所憂也詔劄送看詳
官 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言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
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驛之地輻湊駢集數倍
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紹興二十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推
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命下之日萬口歡呼有司乃以和買後錢
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人戶反成偏重臣竊謂土著
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今陛下施德澤以幸斯民

而有司不能奉承失信於下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敷和買絹匹數止二千六百有餘耳此在國計如秋毫之輕而民戶蒙被恩賜有丘山之重伏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幾德澤無偏詔令有信足以稱陛下發政施仁之意詔戶部看詳如所請

武德郎殿前司游奕軍訓練官顏深知珍州右武大夫石世達知叙州敦武郎殿前司準備將光盛知宜州武節郎添差漳泉州同都巡檢使王格知龍州脩武郎侍衛馬軍司點檢醫藥飲食李宗周知賓州皆用管軍楊存中成閔應詔所舉也宗周新秦人父翼宣和末守邊死事既而宗周入辭上錫以金帶且索翼忠義事迹

以進遂改知永康軍

宗周入辭在九月
丁巳改除在辛酉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

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特轉遙郡一官時浙東海賊林軍入等作亂交率兵捕獲之故有是命 戊午詔近令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寬恤事件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尚慮奉行滅裂致實德不能及民可令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催督如奉行不虔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 左朝奉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吳景偲行宗正丞景偲入對上曰卿遠來所經歷處民間有何利病景偲言雨暘順適百姓安居樂業上曰百姓樂業莫亦增長和氣否景偲曰自去冬以來陛下進賢退不肖政事一新和氣充塞歲必豐登上諾之 詔民間私欠逋負依欠官物指

揮限紹興二十二年以前並行除放以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

韓仲通應詔有請也 辛酉夜天雨水銀 癸亥御史中丞湯鵬
舉言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
竭愚忠裨補國論近來講筵所胥吏輒違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
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為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為朋黨惟
恐臣下獻忠背違其意故令吏胥取索伏乞特降睿旨今後不許
取索副本只乞令就通進司進入庶幾臣下得以輸密弗之忠後
之 降授左奉議郎知瀘州李文會復左朝奉郎 武功大夫侍
衛步軍司正將魯安仁知文州敷武郎侍衛步軍司準備將張希
道知融州安仁珏子與希道皆管軍趙密應詔所舉也 故右朝
散郎韓參故右承議郎万俟卨中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皆追復舊
官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近聞福建路州縣以鹽綱擾民
每歲增添不知紀極福建民戶素貧因科敷鹽貨家家堆積而錢
穀空虛日甚一日臣究其所由來不特縣令容其姦實由太守漕
臣究藉此以應付權貴恣為妄用上下督責更相黨庇故有以致
然也乞令本路憲臣巡歷一路州縣並不許過紹興元年般運鹽
綱之數立為定制仍仰監司按劾臺諫彈奏人戶越訴在州當職
官在縣令佐並以自盜論庶幾杜絕一路之害先是福建鹽貨漕
司悉貯於海倉令劍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歲用其後漕
司提舉司及州縣皆自賣鹽名數既不一而州縣又高其直以收
其利吏緣為姦鹽惡不可售即按籍而數號口食鹽下里貧民無

一免者人甚苦之鵬舉以為言詔付戶部其後本部乞委提點刑獄吳達躬親巡按覈實限一季畢從之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奏近年有司申明續降指揮多有與祖宗成法違戾已令看詳改正至今不曾具到沈該曰六部以謂若一頓更改恐致紛紛欲每因一事便與改正一項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得以舞文不若督責與一番改正該等奉命而退 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詔展限陳訴經界不當指揮更不施行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恐權勢豪強之家將已定賦稅反均及於下戶故也 丁卯直龍圖閣知衢州錢端禮罷以端禮在任違法害民本路漕臣張匯體究得實故是命詔令舉行在職事釐務官所隨親如依得服屬不以已未有官並令赴國子監請解其有官人不得依前循例陳乞赴兩浙運司試從禮部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邇者以葦出東方許士庶實封陳言可謂應天以實然臣下之奏請類皆更改法令或為一己之私或為一鄉之利今欵鏤板遍行天下皆歸過朝政有關而已如此則止容姦人紊亂治體使小人之欠逋不償者頑猾人戶之不納苗稅者姦雄胥吏之有詞訟者至愚不肖之唱為浮言者時時候星文之變則得以售其姦矣然此葦星之出井宿纏度晉地之分野臣不敢臆度自取欺罔之罪臣聞惟守常然後可以應變能應變然後可以禦亂古今之通論也臣伏乞睿慈奮乾綱之斷廓離明之照使浮言不作以慰四海之心

所有鑄板播告改易德政之請姑少遲之然後下酌民言上承天
意為之討論因事修入紹興勅令以為一代之仁政萬世之良法
臣不勝至願從之

人主求言誠切如此而中
丞乃為此論不知何說也

是月編管人前右

通直郎張常先卒于循州常先素凶愎部送使臣嘗為所杖乃苦
辱之常先在江西又嘗不禮於右翼軍統制官賈和仲和仲以書
抵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曰彼視我曹如糞土不可不報寧
幽之上窖中少日而死云

建炎要錄卷一百七十四

紹興有六年八月庚午朔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吏部郎中葛立方守左司郎中尚書吏部郎中汪應辰守右司郎中右朝奉郎齊旦特追兩官勒停且嘗提舉准東常平茶鹽公事既罷去代者朱冠卿奏其在任一年半失陷錢課共為錢二百八十六萬餘緡又不法十五事朝廷委官究寔乃黜之

辛未尚書司封員外郎劉章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朝奉郎知太平州童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右朝奉大夫新知秀州向伯奮言臣嘗觀一州一路之間無不以財用為先

催科之意急民大受弊望特委近臣取諸路州軍每年用度出入
數稽其失陷草其妄用有餘者取之不足者稍蠲以予之以入制
出皆使粗給尚有敢非理擾民者重置於法則斯民受無窮之賜
詔戶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言欲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
遵依見行條法常切鈐束不得非法科擾及取見行州軍財賦每
年支收出入實數稽考有無侵欺失陷輕費妄用開具供申省部
審寔參酌施行從之

壬申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轉對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
不須更改今祖宗法令無不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輪對及之官得
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
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令
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治道貴清淨耶 吏部狀紹興令
諸奉制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他部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
差者不得薦舉紹興二十五年續降指揮諸路應無權監司並許
依正官例薦舉內權職司之人許作職司收使今來諸路監司往
往差足其前件指揮難以遵用欲依舊法施行從之

癸酉右丞議郎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遷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民
而不及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數不均最為民害出榜之說朝廷累
有指揮唯是官吏為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
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姦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

不輕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 秘書省著作郎

趙逵周麟之並為著作郎

戊寅右正言凌哲論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檢巧之徒不顧廉耻多行賄賂凡可以得利者無所不為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費及五六百千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員為救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贓罪則不貸蓋以贓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人犯贓舉主當與同罪然必自來不曾舉行故人不知所畏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恐未須便改法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當遵稟

詔敷文閣直學士秦頊左承事郎鄭時中秦焞左承務郎秦焯左迪功郎沈興傑所帶階官並易右字左宣義郎曹冠左從事郎周寅左迪功郎鄭鎮並駁放先是左承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施於子孫皆寘優異之選又私於族裔親戚又私於門下儉人穢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頊周寅鄭時中秦焯鄭鎮沈興傑秦焞凡有八人其間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未識字者濫竊儒科復古省額欲乞於曹冠等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詔侍從臺諫同共看詳申省取旨

於是戶部尚書韓仲通等言冠卿所奏物議甚當委可施行右正
言凌哲言稽之師言誠為允當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冠卿所請於
祖宗條制別無更改委得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
無官人赴試者合行剝放中興聖政云其後然後以前榜侵取之
又駁放曹緯一名數於後榜收使庶協公論故有是言曹冠乾道五年第二
甲第七人再及第

庚辰詔諸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御史及中丞湯鵬
舉論州縣增置吏額紛張生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乞委常平官
躬親出巡視州縣繁簡分為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內有嘗
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叙故有是命時浙東一路吏額踰四
千人左朝奉即提舉本路常平茶鹽公事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上

嘉之十一月己酉公稱言本路吏額四千二百六
十一人減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今併書之

國子錄周操

為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 右朝議大夫知楚州陳机為淮南路
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

崇道觀孟處義知楚州 左宣教郎劉珙主管台州崇道觀珙始
以忤秦檜被斥至是得祠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健武軍承宣

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董先以病乞離軍罷為江南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 永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朱孝莊卒

辛巳詔滁州合起上供錢權以六分為額先是淮南轉運副使蔣
璨奉詔保明楚州盱眙昭軍並免起稅十年報可今年五月
丙辰得旨至是璨

又言滁州見今已起上供八分委寔無所從出乞與蠲免十年而

戶部言本州每年合發錢並已起足顯見財賦可以應辦今來所

乞難行及進呈乃有是命

孫觀撰蔣璨墓誌云公在淮南奏言二

陋獨有上供錢尚著版籍中戶部移文督責無虛日積二十年終
不得一錢徒費紙劄且有詔蠲之按此所云與日歷全不同按戶
部狀則滁州自紹興二十二年方起上供至此
纔四年乃云積二十一年不得一錢又其誤矣

直徽猷閣兩浙

轉運副司張羅直秘閣兩浙轉運司副使陳璫並進職二等與在

外官觀以引疾有請也 右朝散請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李邦獻直秘閣新知秀州張偁並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壬午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居召至堂中面諭與近屢

降寬恤事件令遍詣所部賦稅之是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

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如有奉行不虔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

庶幾可以警勸諸路使皆知所視儆

癸未宰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三十文

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民今米價如

是則米項急候價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當自

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 秘書省正字張震通判荆南府

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

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

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即與陞擢無狀者即與降黜則善惡知所

勸沮 尚書省勘會右朝請即提舉廣南市舶即及之係曹泳所

荐今來輒敢沮抑蕃國入貢與帥臣不和詔放罷時三佛齊國請

入貢廣東帥臣折彥實為請而及之多沮抑之故罷 是日鎮江
府發解舉人而閩人有冒貫者舉人周晉等特挺欲擊之守臣直
秘閣林大声率府寮往視為飛石中其噴吏士有被傷者大声即
捕舉人十八人屬吏事聞詔遽停舉令金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
董革審問晉遁去其徒願作猷等皆坐編管殿舉有差其後右正
言凌哲奏舉人喧競蓋大声遣卒護送閩人冒貫激使之然於是
大声亦罷

舉人行遣在九月丁卯大聲罷在十月庚戌今併書之

乙酉沈諤等奏今歲科舉極整肅有傳義挾書者皆扶出上曰朕
於於此事極留意異日宰執侍從皆於此途出豈容冒濫所謂拔
本塞源也 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軍馬錢糧逢汝
霖入辭論常賦欠少留滯遂致總領所借用封樁夫緩急枝梧之
策望特海降處分今後諸路監司州縣合應付大軍錢物如椿辦
有欠少起發有稽違委總領所於逐歲比較將最稽違最欠少一
兩處按款奏聞乞賜施行庶為慢吏之戒從之汝霖又言州縣受
納稅米取耗唯恐不多乃將在倉米斛出糴收其價直以資妄用
望特降處分應係者米斛不得禮擅糴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糴即
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覈寔申戶部照會詔本部申嚴
行下 敷文閣待制知洪州閻丘昕卒

丙戌左朝請郎知郢州李長民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
朝請郎通判臨安府王傳為廣南路提舉市舶

丁亥詔刑部將見責降未叙復武臣檢舉申尚書省取旨 延福
宮使寧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令再任

戊子戶部言苗稅和買絹經總制錢等皆是常賦州縣為見朝廷
累降寬恤指揮免放積年欠負因此拘催起發弛慢意復指擬免
放切慮有誤支遣欲令諸路監司催督依條限拘催起發仍從本
部將去年驅磨遲慢多處按劾取旨重賜施行從之 詔左迪功

即曹緯依曹冠等例剝放御史中丞湯鵬舉言緯係泳之姪於持
祖母服中就試并與故相秦檜至親試官觀望濫中科第故也緯

道八年再試第五甲第
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已丑詔蠲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內庫折帛錢
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絹二十萬七千餘匹以守臣寶文閣學士張

燾建言累放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特恩也按累降指
紹興二十二年而今燾所請乃紹興二
年至二十年所欠不知何以獨不減也揮放欠至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李義武
翼即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沉香
千斤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十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中
汪應辰燕國以于玉津園遷國以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
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國以之來也資政殿學士
施鉅守靜江自詣驛與之為禮論者不以為是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 左朝散大夫景麓言四
川絹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
裕民所蠲減絹直不過作九千而已臣嘗計會四川總領司物帛
估錢之數無慮六百萬緡今若蠲其虛估之數亦不過為緡錢三
百許萬耳况昨降聖旨已禁止餘財奇貨其數可以補之若有司
尚以歲計為解如前所蠲瑣碎條目復其一二亦無甚害或但上
等仍舊盡蠲二等以下戶亦寔惠也詔戶部看詳來上後二日宰
執進呈次上曰景麓所論須量與減損若第令看詳雖行下數十
次何益莫若便令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
寔惠朕自即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
為民而已既而戶部言難以遥度乞令總領所量行裁減於昨
來所取歲剩錢內通融應付從之 明年三月
己丑減放

壬辰端明殿學士知廣州折彥質移知洪州

癸巳詔入內侍省使臣李唐卿王裕為禁中作過特降充祗候

內品雖大赦不許收叙仍不得收充入內省

此以紹興三十二年金安節繳奏
唐卿等叙官狀修入未見事因

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參知政事

右朝奉大夫王趨知純州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祚為檢校太師功號
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以其來貢也 中書舍人吳
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 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試中

書舍人 祕書少監楊椿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 祕書省
著作郎趙逵試起居郎 祕書省著作佐郎周麟之試起居舍
人 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以病不能朝乞在外宮觀迎奉
燕王影親任便居住從之

丙申祕書省校書郎黃中為著作佐郎 左從事郎沅州州學
教授汪澈為祕書省正字澈浮梁人嘗為衡州州學教授不為
秦檜所知及代還復置之沅州時万俟卨謫沅澈從之苾至是
薦用

丁酉宰執進呈右正言凌哲論上饒知縣李維柅不法上令放罷
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寔監司亦
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放罷使之知
畏諸路行遣三兩人則事無不舉矣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新除尚書
吏部侍郎吳秉信欲授赦文而放還親黨私自好佛而唱賣祠部
詔秉信充右文殿修撰知常州鵬舉又言新除中書舍人凌景夏自為右史
每有面從退必後言詔景夏直龍圖閣知撫州 祕書省校書郎王剡中
為著作佐郎

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知
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
使相為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畧謂金人有
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

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
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曰以遠尅
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詔自今州縣
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

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燃金線緞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
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為泥甚可惜天下
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
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 詔增置太學正錄各一員左宣

教郎劉天民為太府寺丞天民哲夫子也 哲夫正夫弟 故都水使者 為湯鵬舉所

愛自平江職官入朝得掌故而又命 此為葉義問奏湯鵬舉交結事始

癸卯權尚書禮部侍郎賀允中兼寔錄院修撰

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樞密院事 左朝散郎新知

惠州朱倬行國子監丞倬入辟乃有是命 國子監主簿張監主

管台州崇道觀以其父參知政事綱引嫌有請 詔内外文武大

小臣僚皆自今並依大觀格分十六等製造既而將作監請自

內命婦遷轉封贈及外命婦郡夫人以上並不用綱袋及銷金從
之

丁未右朝請大夫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榮蕤直秘閣知臨安府

左從政郎温州州學教授史浩為太學正左廸功郎新興國軍

司戶參軍陳良祐為太學錄浩才從子良祐金華人皆以近臣荐

其才而有是命

戊申左迪功郎新平江府司理參軍陳察左從事郎新泉州州學教授陳豐並改差充勅令所刪定官亦用近臣荐也

已酉秘書省正字汪澈兼寔錄院檢討官 初潼州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以制置司檄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境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之望以朝廷專委辭考試遂徑至銅山行視得新舊銅窟二百餘其可採者七所而已自政和中歲以三百八十六斤為額至是之望欲增為萬斤鄉民哀訴久之乃籍匠戶置場烹煉官為主之所得僅五百斤之望乃請歲以六千斤為額計綱赴行在遇閏增五百斤從之

此以之望申者劄子修入劄子稱九月初十日怪到銅山縣已酉初十日也其

申乞五額當在明年二三月間今聯書之

庚戌戶部尚書韓仲通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太學博士何備言今監司郡守遞相送遺公行博易月至千緡而閑慢小官合得供給俸錢有累月倚閣者望嚴行禁止如尚違戾重寘典憲從之然迄今不能革也

壬子內降詔曰四川軍儲供億民力不易深軫朕懷昨遣鍾世明措置裕民事雖已蠲放積欠減免折估等錢不住據州郡監司縱有申請及士民陳獻利害而去朝廷遠難以計度已專委許尹王之望同制置總領茶馬司公同相度措置其各體至意悉心條具以聞庶寔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尹之望時為潼川成都府

路漕臣先二日有旨令同三司條具限一季申省至是降詔 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聞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尚書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兼侍講 右朝奉郎鄒朏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朏知處州犯人已贓為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宰執以獄上上曰是入已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已朏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間有声称其子乃爾遂感頌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叙上又曰朕觀祖宗時贓更多真決邇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宗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

甲寅尚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直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鏤板行下自今有犯斷在必行決無容貸 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周操言前此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朝廷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以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平日所習似非選練本意自今乞下樞密院措置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使各以才武自効從之 左奉議郎何麒充四川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左朝奉郎程敦厚充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

丙辰左宣教郎新無為軍軍學教授任質言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供職質言伯雨孫也先有詔召試館職而質言以疾辭

乃有是命

戊午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閔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贓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它司按發臺諫論列即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徇私受賂妄舉者衆故條約之

己未右正言凌哲言諸路州縣將人戶畸零稅租依舊過數科舉催如納絹一寸便令納一尺穀米一勺便令納一升民輸十九之賦而官無一毫之增利專私室怨歸公上此何理也望申嚴州縣止據實數折納價錢及聽合鈔送納本色不得準前過有科取以就整數仍委監司覺按^察御史臺體訪論列人戶越詐施行從之然沿襲已久而不能革也

庚申直秘閣知臨安府葉巖請對上謂大臣曰朕當諭以東吏姦即還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諫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洞照曲折又不以供應責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左廸功即林之奇為祕書省正字

辛酉國子監丞王晞亮請初出官人不得用綱賞免詮試從之晞亮莆田人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大理少卿章燾猥陋無耻交結魏良臣近治臨安府再置猪羊恣為出入詔放罷

壬戌尚書刑部郎中楊葵為大理少卿 武翼郎張楡特遷武翼大夫貴州刺史以昨差奉使未曾推恩故也

甲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聞語恭即書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西清次對起躡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謹按敷文閣直學士秦頊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伏乞鑄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婿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後二日鵬舉復言臣暗於大體不能体仰陛下始終禮遇大臣之意豈堪尚居言責之地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上復優諭之

乙丑右文殿修撰新知常州吳秉信卒於蕭山縣特贈六官為左中奉大夫

丙寅上謂沈誥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賕深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須量增然後可以責其守法誥奏今吏祿比京師已添上曰不然此間物貴雖已增未必足用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二分上可之

丁卯國子正陳天麟言比年以來歲多豐稔然間有水旱細民就食他郡其逃去之患賦乃責之催科保長臣親見宣城廣德建平三邑之患如此宣城自經界時椿閉逃戶凡物帛九百餘匹米三

千餘石廣德以近年水旱逃戶所逋物帛一千八百餘帛匹米亦三千餘石建平逃戶物帛一千四百餘匹米二千二百餘石皆額在而民去取辦保長以塞上司之責至於監繫笞箠破產敗家臣所見三縣如此其他亦可概見矣欲望令戶部行下監司州郡檢視逃戶委實保明聞奏乞與倚閣三年或五年則人自歸業却行起理庶幾愛惜根本詔戶部看詳申省

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賍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贖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馭吏最為劇曹此正循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鵬舉又乞選差獄官必依祖宗格法試中二等以上者次第注擬時沈該當國多引里黨諸少年為大理評事故鵬舉及之

是月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特贈左中大夫

明年七月追復

潼

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應詔言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姦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戶利之而下戶皆不願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詰其所以願行之意則曰人戶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戶有戶者無田差某等充戶長催驅稅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甚衆若用經界則戶名有歸此弊可絕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

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欲行或以為害而欲罷因數十為朋自辯於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形勢戶之不願者為多蓋詭名挾戶非下戶所為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乏之徒固不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間士夫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投狀煩紊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稅賦以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然姦民觀望詞訟滋繁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為別白而言之者誠心事體至重眾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駿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所主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間事見民情然後可決雖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各使書其名下鄉分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畧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十五州瀘叙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為稅戶三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願行經界者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戶此其大畧也別州計之則昌黎賓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川遂

寧府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別計之則願行之多者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泰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之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為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重者為之少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者不至甚擾正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以整厘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既以為是增者必以為非若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而無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之多少致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圖為費甚廣通明滙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事在既往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尤幾庶於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而蜀人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寔若初行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戶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用經界者一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戶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十有八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以下戶逃移亦絕無僅有或以時經早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